

鄭証因著

雪山四俠

還珠題



鄭證因著

雪山四俠

還珠題簽

元昌印書館出版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3635B

420 藝文

技擊長篇小說

雪山四俠

目次

-
- | | | |
|-----|---------------|----|
| 第一章 | 護孤兒雪山權避禍…………… | 一 |
| 第二章 | 五雲抓獨力鬥雙凶…………… | 二一 |
| 第三章 | 金剛掌義助鐵鈴叟…………… | 四二 |
| 第四章 | 假車夫狡計再脫身…………… | 六三 |

技擊長
篇小說
雪山四俠

鄭證因著
吳志學修

第一章 護孤兒雪山權避禍

雪山四俠海天一鶴朱大悲，一粟子于天義，鐵鈴雙花承潤，乾坤劍客石愚子，雄据大雪山玉冰嶂，自從這位雪山領袖朱大悲的堂姪大明嫡裔唐王閩中事敗，昭德夫人帶着鐵麟公子逃出閩中，遠走邊荒，仗着乾坤劍客石愚子捨死忘生，保護着夫人趕奔大雪山，中途追捕者手段過辣，幾次幾乎爲追緝者所擒，後來把鐵麟公子送到虎嘯山，託咐昭德夫人的胞妹呂雲娘，用疑兵之計，搖亂追緝人的耳目，昭德夫人能够逃進大雪山玉冰嶂，呂雲娘也捨死忘生，把鐵麟公子送到玉冰嶂母子團聚，可是呂雲娘，因爲保護鐵麟公子，被一般追緝的敵人逼迫得幾乎喪命在他們手中，這位女俠心懷氣憤，仗着掌中劍囊中梭，重訪至雪山停留，必竟單人獨騎趕奔福建，要會會這般趨炎附勢的捕快們，更要偵查唐王尸骨的下落，呂雲娘，離開雪山，自有她的交代，朱大悲因爲乾坤劍客石愚子俠骨熱腸，爲大明朝保全了後裔，不致於宗祧斬斷，感激難忘，遂和乾坤劍客石愚子，也結爲生死之交，自此稱爲雪山四俠，昭德夫人到這時，正是嚴冬，現在已經到了夏季，數月來，風平浪靜，可是在最近十餘日來，玉冰嶂所派出去各路上所擒的弟兄，竟得着些信息，說是朝廷決不肯放手，令唐王的妻子脫身事外，隱匿邊荒，已經挑選能手，有意到邊荒搜捕，這種消息雖則得的不十分確，可是頗有來頭，決不是捕風捉影之談，首領海天一鶴朱大悲，遂召集三位拜弟，

于天義花承潤石愚子，至山莊客廳聚議，更把昭德夫人和鐵麟公子，也從後面喚出來，把各路弟兄的報告，告訴了一遍，海天一鶴朱大悲的意思，認爲這種事，是千真萬確決不會假，因爲早在意料之中，明知道清廷不肯罷手，連福建一帶那幾位封疆大吏也未肯甘心，朱大悲的心意，索性要不等他們到來，早早派人去，扼守入雪山玉冰峰的要路，對來人堵截迎擊，叫他們未入雪山的邊境，先嘗些厲害手段，可是一粟子于天義，却認爲只是以逸待勞，等待他們真個前來，我們那時斟酌敵人的力量來應付他，好歹也殺他個片甲難歸，這雪山四俠，各抒己見互相商量間，忽然仙猿嶺二俠莊派人到來送信，從一線天那裏報告進來的，說是二俠莊打發頭目湯仁傑要面見首領有重要信件，必須親自呈遞，這湯仁傑在仙猿嶺二俠莊也是重要人物，他和兩位莊主虬髯叟齊忠，飛虎旗陶義，全是生死患難的弟兄，尤其是首領朱大悲更對於他，有救命之恩，當年還沒逃奔邊荒，湯仁傑在陝甘路上，闖下殺身大禍，那時幾乎把性命送掉，多虧了首領朱大悲，從刀槍林內把他救出來，湯仁傑，對於朱大悲再生之德感激難忘，今日奉莊主之命前來下書，莊丁們把他帶進來，進了山莊把他領進廳房，湯仁傑見四俠全在這裏，忙向前行禮，海天一鶴朱大悲叫他站起來，一旁賜坐，湯人傑很恭敬的向上說道：「首領，我三年前受重傷，自分必死，蒙首領賜續命丹砂相救，保全這條蟻命，小人有生之日，就是感恩戴德之年，奉敝莊主之命前來下書，這封書信請首領看過，自知一切。」湯人傑從懷中把信取出來，伺候客廳的莊丁，接過去獻與朱大悲，朱大悲把信拆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原來信中的意思是，清廷因爲已經偵知昭德夫人和鐵麟公子全落在大雪山，定要把這母子二人擒回去，斬草除根，永絕後患，這次朝廷裏選派了四名能手，全是武功精湛，本領超羣的人物，更有閩浙

總督那裏，請到了名震東南江湖中兩個怪傑，更約請了一般成名綠林，一共五個人，全奉到朝廷的密勅，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具有極大的勢力，全都奔大雪山，不把昭德夫人和鐵鱗公子擒獲，被派來的人也休想再回去，他們的行蹤十分隱秘，全是喬裝改扮遮飾行藏，頭一撥是大內下來的，爲大河南北武林名手，翻天掌婁文玉跟河南太極名手奇門劍韓子彬，這兩人對於西北這條路很是生疎，他們扮作走江湖的武士，不想誤投到仙猿嶺二俠莊上，恰巧落到大莊主飛虎旗陶義手內，在十分款待之下，設法引誘着他們露出了馬脚，大莊主更把他們身上帶的密勅，搜查出來，這才知道他們是朝廷所派來的緝捕昭德夫人和鐵鱗公子的人，當時若是把這兩人置之死地，也不過是一舉手之勞，費不了什麼事，只是陶大莊主認爲只要把兩個人謀害了，不止於對於雪山這裏不利，連仙猿嶺二俠莊恐怕也要毀於一旦，願跟二莊主虬髯叟齊忠商量一下，還是先打動來人，叫他們承認爲雪山這裏沒有絲毫提防，一面趕緊寫信把這件事稟明了雪山首領，早的設法應付，只候着這裏的命令，只要想收拾這兩人在他們離開仙猿嶺二俠莊之後，隨時有人跟蹤着他們，不論在什麼地方全可以下手，所以才派湯人傑趕到雪山玉冰嶂報告經過，海天一鶴朱大悲看完了這封信，又令二個拜弟把陶莊主這封信傳看了一下。朱大悲向一粟子于天義等說道：「你們弟兄三人認爲這事應該怎樣對付才是？」鐵鈴叟花承潤道：「據小弟看，來人既然不止於這兩個，我們暫時不宜過分的手段激烈，若是早早的一動手，反倒被敵人早有提防，那一來想收拾他們反倒費了手脚，我們只宜把玉冰嶂附近全佈置一番，來人一到，只阻攔他不叫他輕易入我玉冰嶂一步，爲的等候他們後路的接應全趕到時，那時我們把所有的力量全用上，不叫來人走脫一人，給他個一網打盡，把這般惡徒全收拾下之後，我們跟

隨着奔北京城，再擾他個地覆天翻，首領以爲怎樣？」朱大悲點頭道：「三弟你這主張很好，我也認爲應該下手。」乾坤劍客石愚子一旁說道：「據小弟看，此次朝廷所打發來的，全是江湖中有數的人物，我們雖然早有提防，早有佈置，可是想把他們一網打盡，還未必那麼容易，來人身上全帶有朝廷的密勅，他們無論到了什麼地方，全可以隨時隨地呼援求救，所以只要叫他們走脫一人，我們玉冰嶂恐怕就不能立足了，所以必須以十足的力量，對付他們，不如把仙猿嶺二俠莊一般人，全調進大雪山，力量比較雄厚了，易於下手。」朱大悲點頭道：「我們弟兄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二俠莊陶義齊忠也正好叫他們在這場事上幫我們的忙了。」朱大悲立刻親自寫信，更把雪山最嚴厲的法令和火印竹符取了一面，交給了湯人傑，叫他立時趕回仙猿嶺二俠莊，叫飛虎旗陶義，虬髯雙齊忠，照着書信行事，不得延誤，湯人傑領命，立刻帶着書信竹符趕回仙猿嶺，湯人傑走後，朱大悲更令莊丁到後而去請昭德夫人前來議事，昭德夫人自從來到雪山玉冰嶂之後，海天一鶴朱大悲對於她十分重視，敬愛這個姪媳臨劫不屈，堅貞自守，所以對於她是另眼看待，這大雪山雖是酷寒之地，但是到了夏季，也依然是草木叢生，有一種別處不常見的奇卉異葩，開得滿山滿谷，這玉冰嶂相隔十餘里之遙，有一片陰谷，和玉冰嶂這裏如同兩個世界，那裏有千載寒冰百年積雪，始終是不溶化，因爲那一帶是終年不見陽光，玉冰嶂這裏只有在秋末直到嚴冬，才可名符其實，因爲百餘丈高的數里長起伏錯落的石屏，最高處有時可以跟陰谷接連一處，在冬天積雪滿山，可是到晴和的日子，向陽的這邊溶化下來，順着這高矮的石屏，隨着溶化隨着凍結，上面佈滿了一層晶瑩如鏡的堅冰。遠遠望去如同一片水晶屏風，在夕陽晚照中，能幻出奇形異彩，美麗無匹，海天一鶴朱大悲他隱居在大雪

山之後，選擇了玉冰嶂前一片向陽之處，建築一座山莊，所有隨着他來的全是從內地抗敵不屈志士勇士，全歸附到朱大悲這裏，全願意推舉朱大悲作領袖，一個個對於恢復大明基業之心甚切，所以甘心隨着朱大悲逃到這裏，受盡了艱辛苦難，在這裏建立一片很好的山莊，這玉冰嶂隱藏在一個奇險的山頭，要想到玉冰嶂這裏來，必須要經過一個極險峻的山道，那裏形如一線天，只用一個人在上面看守，休想闖進山口內，昭德夫人住在這山莊後面建築着幾間茅屋。佈置些花木，雖然沒有多好的建築，倒顯得樸雅異常，鐵麟公子已被金梭呂雲娘從虎嘯山送了來，隨着母親住在這裏，呂雲娘是鐵麟公子的姨母，這位女俠爲了這個外甥所遭的難比昭德夫人尤甚，可是呂雲娘天生的俠心義胆，因爲唐王在閩中慘死，姐姐昭德夫人更被敵人來了逼迫，幾乎也喪命在敵人之手，越發激起這位女俠的義憤，他把鐵麟公子送到大雪山玉冰嶂之後，海天一鶴朱大悲本預備把金梭呂雲娘也留在玉冰嶂待時而動，可是這位女俠性急等不得，自己要單身入閩中探聽官家的動靜，所以到了玉冰嶂以後，立刻起身走了，這天昭德夫人正在後面這個小園中教練鐵麟公子一些初步功夫，鐵麟公子此時僅僅的十二歲，可是聰明絕頂，秉賦不凡，雪山四俠中尤其是鐵鈴叟花承潤最喜歡他，這位老俠只要不出山，常常的把鐵麟公子叫到面前，他在無形中給這位小哥哥身上下些功夫，他說那鐵麟公子將來的成就還許比他祖父朱大悲勝過一籌，可是昭德夫人她也不是平常女流，自己感到國破家亡流離邊荒，終非長策，所以對於鐵麟公子身上有極大的希望，在這幼年時決不肯對他放鬆一步，好在昭德夫人也是文武全才，自己對於兒子就下了功夫，除去每天早晚教授他基本功夫外，更教以書字，邊荒之地，對於翰墨上的一切，非常不便，就是四俠偶然打發人採辦些也得珍惜着用，昭德夫人常常

的折些樹枝在園中細石沙子上，用一個柳枝條寫了幾行字，叫鐵麟公子認識，鐵麟公子是過目不忘，夫人倒也十分高興，這時正在坐在一塊山頭上，用一個柳枝條寫了幾行字，叫鐵麟公子認，夫人寫的是「死後應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是陸放翁一首詩，可是鐵麟公子把這二十八個字竟望全念下來，一字不差，昭德夫人向鐵麟公子點頭道：「你很好！還肯用心，但是你只知道，可懂得裏面的意思麼？」鐵麟公子瞪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看着昭德夫人，微擺了擺頭道：「娘，我不大明白，你可以給我講一講麼？」昭德夫人慨然嘆息道：「這時給你講出來也沒有多大用處，但是我願意你知道這種道理，不要忘了本來面目。」這時鐵麟公子忽然眼珠一轉，向昭德夫人說道：「我看這首詩大概的意思，許是寫這個詩的人對一件極大的事雖死不能甘心，死後沒有人把這件事辦了，他的陰魂也願意知道，娘！可是這樣講麼？」昭德夫人驚異的霍然站起，拉着鐵麟公子的一隻手，一手撫摸着 he 頭上的黑髮，把鐵麟公子的臉仰起來，不由的向他面頰上吻了一下，可是眼中淚也流到鐵麟公子的臉上，鐵麟公子吓的忙說道：「娘！可是我說錯了，惹你生氣了麼？」昭德夫人拭了臉上的淚痕，忙答道：「你沒說錯，你很聰明，這首詩也只有這樣講，不過我母子遭遇，念到這首詩未免令人更加感傷了，你可知道我們爲什麼逃到這邊荒之地？」鐵麟公子忙答道：「我年歲小不敢胡說，還是娘告訴我吧！」夫人拉着鐵麟公子仍坐到山石上，把鐵麟公子摟在懷中，這才說道：「我們是大明朝後裔，不幸國破家亡，吳三桂那個叛臣，爲他個人的私憤，引狼入室，請清兵入關，叫人家把這一座錦秀江山奪了過去，我朱氏一家死亡逃散，有多少忠心愛國之臣，全殉了國，你父親逃到江南地面，召集一般舊臣，想要爲大明朝恢復江山，不料天不助我等，終歸

失敗，可是若真是用兵不利，戰不過清兵，那還算是大明氣運已終，無法挽回，不過你父親唐王閩中事敗，完全毀在幾個喪心病狂的奸黨之手，爲他們所賣，微倖的逃出，我母子二人，你叔祖也曾屢次興兵起義，無奈大清國兵力太強，滿洲八旗勁旅，鐵蹄已踏遍中原，我們這種義師，終於不敵，你叔祖朱大悲這才遠走邊荒，在這玉冰嶂暫時隱跡潛踪，沒看你叔祖那麼大年紀，他依然是雄心不死，壯志猶存，雖然是隱居在這裏，和他那三位老弟兄不時的暗入內地辦些個不平的事，我們母子投奔到這裏，你叔祖卽念其是骨肉之親，更憐念我們遭遇的太慘，可是我們全是大明皇室遺族，焉能長久的隱匿在這種荒寒之地，你要好好的用些功夫，我盼望你學成一身本領，就是不能爲祖宗恢復社稷江山，也要把陷害你父親的那一般奸人個個的親手殺戮了，好安慰你父親的冤魂於地下，何況你父親尸骨尚在閩中，這件事尤其是我未了的心願，我很想把你安置到這裏，我親自趕到福建，把你父親和你祖父母的骸骨尋回，只是我來時敵人的偵騎已經跟踪下來，恐怕這玉冰嶂就未必容我們長久的安居下去，所以我也不好立時走了，鐘麟公子聽母親說了這番話，眼中也落下淚來，向昭德夫人道：「娘！我雖然年紀小，但是我父親生前的一切事，我還大致記得，我從此要好好的鍛練武功，還有我那位花爺爺他很願意教給我習武，我聽說他老人家有一身絕技，在邊荒一帶找不出他這樣好身手，我願意多和他老人家親近，也多學些本領。」昭德夫人道：「不只他老人家，這雪山所住的四老，全是武林中難得的人物，你叔祖朱大悲是出身貴胄，幼遇異人，傳授他一身武功劍術，只是他一生被命運所累，更兼他性情耿直異常，他所圖謀的事，屢遭失敗，叫他在中原無立足之地，才逼迫得他遠步邊荒，你將來若能練到你叔祖那一身本領，也是可以叫我朱氏門中吐氣揚眉，不過

你年歲尚小，對於武功不要過存奢望，須要按部就班刻苦的鍛練，只要你肯聽話有耐性你的成就不會慢了的。」正說到這，園門外有人招呼：「首領喚夫人到前面有事面談。」因為昭德夫人已是孀居，這玉冰嶂從內地區逃來的人，有一百餘名，可是內中只有二三十人帶着家小，朱大悲這座山莊內，沒有眷屬，四老全是孑然一身，昭德夫人來到玉冰嶂之後，朱大悲把這後面山園中這幾間靜室讓給她，因為她已是孀居，所以這後園中決沒有人到這裏來，只有一名使喚婆子供她使用，那是從二俠莊送來的人，所以前面傳話的人，全是到園門而止，不敢多走一步，昭德夫人聽到叔父傳喚，遂答了一聲：「我就到前面去。」遂領着鐵麟公子，出了後園，够奔前廳，這時乾坤劍客石愚子和一粟子于天義，全已經奉命到玉冰嶂四週佈置，只有鐵鈴叟花承潤尚在這裏，昭德夫人向海天一鶴朱大悲，鐵鈴叟花承潤行過禮，鐵麟公子也向前拜見，海天一鶴朱大悲欠身答禮，花承潤却站了起來伸手把鐵麟公子拉住道：「小哥兒你怎麼幾天都不出來？難道嫌我老頭子麼？」鐵麟公子笑嘻嘻的向花承潤道：「花爺爺我怕你老人家討厭，方才我母親還說過，往後要求花爺爺多教導我，願意叫我學些武功本領。」花承潤拉着他歸座，昭德夫人侍立一旁，朱大悲叫昭德夫人落座，昭德夫人說道：「叔父呼喚我母子有什麼吩咐？」朱大悲道：「方才仙猿嶺二俠莊，派人前來送信，現在已經有朝廷裏派下能手下來，已得着信你母子落在玉冰嶂，大約不久就要到來，內中頗多能手，所以我們不得不先事預防一下，把你們招呼出來爲是叫你母子謹慎一些，雖則我們這玉冰嶂不是任人出入的地方，但是也不可輕敵過甚，難保不被他闖進來，敵人全是奉有密勅而來，對付我們，定然是放開手段，此番玉冰嶂應付這種強敵之手，只要被暗襲進來，我們這裏也就不能立足了。」昭德夫人聽到

叔父的話，不由恨聲說道：「我們遁跡邊荒，逃亡到這種荒寒之地，他稍有人心，也就應該放手，如今竟自這麼逼迫前來，這也未免欺人過甚，我想着既然他已發動力量來對付我們，我們何不早早的先行動手，不必再等他入大雪山，姪媳很打算迎上前去，不叫他對玉冰嶂妄窺一步，迎頭懲治他們一番，也可以叫他嚐到我們的厲害。」這時那花承潤正在低聲和鐵麟公子說着話，忽然抬起頭來向海天一鶴朱大悲道：「首領我們只顧安排着張網捕魚，細想起來有些不合算，倒不如照着昭德夫人的話，我們分頭迎了上去，不容他們入大雪山，全把他們打發了，豈不痛快？並且叫後至的人也可有些戒心，我要向首領你討一個令。」朱大悲點點頭道：「我也想到這一步，不過他們這次是分路而來，這第一路只有翻天掌婁文玉，奇門劍韓子斌這兩人，我們總然收拾了他們，後路的趕到，這玉冰嶂也是難免一場是非，我總想着是以逸待勞，把入玉冰嶂的咽喉要路完全封鎖，看看他們有什麼本領能够深入我們這玉冰嶂險惡之地？」花承潤道：「依我看還是在中途阻擋他一下，趁着二俠莊雙俠尚未起程，我想叫他們老弟兄把他二俠莊得力能手完全挑選上來，散布在這條道路上，處處激擊，叫他走一步有一步的阻攔，想入我玉冰嶂除非是我們這般人全不是他的敵手，那也就無可如何了。」昭德夫人一旁說道：「花師叔這個辦法姪媳認爲很可以一試，在這一帶我們既還有這點力量，又何妨施展一下，倘若他們知難而退，我們也可以免却多少麻煩，豈不是一舉兩得嗎？」朱大悲點頭向鐵鈴叟花承潤道：「等晚間于二弟，石師弟回來咱們再計議一下。」更向昭德夫人道：「現在雖然是變更原來的計劃，給他們來個迎頭的痛擊，可是這玉冰嶂仍然要嚴密防衛，你對於鐵麟身上多加些小心，要知道我朱氏這幾年來，近支宗族已然死亡殆盡，鐵麟他總是嫡系子孫，將來尙可以繼

承大業，事雖不易成，也不得不這麼打算，所以你對於他身上要多多留意。」昭德夫人忙答道：「叔父放心，姪媳決不敢稍有疎忽致貽無窮之悔。」昭德夫人說着站起，向朱大悲花承潤告辭，鐵麟公子不願意隨夫人立時回轉後面，鐵鈴叟花承潤用手扶着他項後垂下來的頭髮，向鐵麟公子道：「小哥兒現在我可不敢留你在前面玩了，你趕緊的隨着你母親到後面去吧，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現在已經有很厲害的敵人下手圖謀我們，你不要離開你母親的身邊才是。除非你母親送到前面來，可不准你隨便的胡跑，等到把這般惡人全打發走了之後，我要收你作弟子，傳授你練功夫，你快去吧！」鐵麟公子十分聰明，更聽到母親向自己說過，鐵鈴叟花承潤一身本領實不是平常人物，這雪山四老更有所長，鐵鈴叟花承潤久走邊荒一帶，他所會的功夫更有許多武林中不常見的本領，自己和他天生帶來緣份，很願意常常的在他身旁，此時聽他親口許下，在眼前事情辦完之後，收自己為弟子，鐵麟公子立刻向花承潤面前一跪道：「你老可不能空口哄我，今日既答應收我作弟子將來可不能不算，我先給你老磕頭。」鐵麟公子跪在那兒恭恭敬敬向花承潤叩拜起來，連海天一鶴朱大悲全哈哈大笑道：「花三弟這回你要上了當，我看你這個徒弟不教出個樣兒來，你這鐵鈴叟三字就許被徒弟給斷送了。」花承潤手捻着鬚鬚，向朱大悲道：「首領我花承潤眼力不空，十年後要叫你看看朱氏門中總可以出一個驚天動地的人物，不過我可聲明在先，我不敢準保叫他恢復你朱氏祖宗的基業，我按着武林中說，花承潤門下還不致於教出沒用的徒弟來。」這時鐵麟公子已經站起身來，昭德夫人也向他萬福一拜道：「花叔父這孩子將來就仗着你成全了。」花承潤點點頭道：「好在我管他的將來，但願夫人你能保全他的現在。」昭德夫人點頭，這才領着鐵麟公子回轉後面，趕到晝間，這

玉冰嶂一帶已經佈置的嚴厲異常，各處裏全按置了暗卡子，從玉冰嶂前十里外北高峯那裏起，每隔開半箭地就有一處卡子，把守住附近一帶所能通過的道路，這種暗卡子全設置在最高的地方，居高臨下能够瞭望四週，一直到了入玉冰嶂最險的地方。一線天峽口，那裏除去峽口，前面是一條極長的大澗，飛渡着不易，錯非有輕功上乘本領阻擋不住他，平常的武功休想偷渡過去，到一線天峽口，兩旁全是數十丈高壁立的羣嶺，有輕功絕技的雖然也能揉升，不過上面守衛的十分嚴厲，有玉冰嶂自造的連環弩，用這種極厲害的連環弩守護着，就是雀鳥也不容易飛渡進去，從一線天峽口到玉冰嶂還有四五里道路，可是那些能通行的地方也是步步設防，更有乾坤劍客石愚子，一粟子于天義帶着得力的莊丁，各處盤查山莊，這裏由海天一鶴朱大悲指揮着，設伏把守，這種嚴厲的布置，敵人想闖進來，實不容易了。朱大悲和乾坤劍客石愚子，一粟子于天義按着白天所說的情形，一商量，這兩人也願意派人迎上去，朱大悲遂把鐵鈴叟花承潤請來，叫他起身奔仙猿嶺那條路邀劫來人，先和他見一陣，順便和二俠莊的飛虎旗陶義，虬髯叟齊忠一同布置，把這條道路完全按排好了，等待敵手前來，和他較量一番，這位老俠鐵鈴叟花承潤十分高興，立刻吩咐莊丁把自己那匹駱駝早早送出一線天。這位老俠只要一離開玉冰嶂，依然又恢復了他走江湖那種模樣，一隻小藥箱，一隻鐵虎撐，這是他隨身法寶，四十年江湖行道決沒離開過，他在這黑夜間絲毫不敢耽擱，立時離開玉冰嶂山莊，莊丁們早把他那匹駱駝送出去，鐵鈴叟花承潤渡過一線天的吊橋，看到了石愚子，于天義等布置的情形，自己很是放心，這玉冰嶂有他們把守，任憑強敵有多大本領，也足以抵禦，花承潤離山莊下山早已傳出，通知各處暗卡子，所以他一路行來毫無阻擋，轉到平坦的山道上，莊丁們把駱駝早給停在

那裏等候，鐵鈴叟把韁繩接過來自己牽着，在這種寂靜的山道中，駝足下發着砰砰踏地之聲，和項間掛着的那個大鐵鈴，走一步搖一步，鐵鈴聲清脆入耳，在這深夜中越發顯得聲韻悠長，直奔北高峯出離山口，已經是四更左右，滿天星斗，奔仙猿嶺沿着山峯下面，一片大草原，這片草原足有二十餘里，所經過的地方多半盡是荒林野樹，這種地方在深夜間尤其是沒有人跡，鐵鈴叟離開高峯，他却不肯這麼緩緩的走了，竟自飛身縱上駱駝背上，漸漸的把駱駝放快了，疾馳起來，鐵鈴叟花承潤自從在江湖行道以來，邊荒一帶完全走遍了，他決不懼怕什麼仇家，永遠是背着那麼一支小藥箱子，一支很大的虎撐，和一頭駱駝，駱駝項下那支鐵鈴與衆不同，響聲也各別，他這駱駝上的鐵鈴能够發出極長的聲音，若是在深夜中能够聽出半里地，俠踪在江湖上決沒有什麼隱祕，差不多聽到他這駱駝鈴之聲，就知道是他到了，自從歸隱大雪山玉冰嶂跟海天一鶴朱大悲等結義之後，他是不常出來了，江湖上輕易聽不到他這個鐵鈴的聲音，今夜從大雪山主冰嶂下來趕奔仙猿嶺二俠莊，在這荒涼死寂的曠野中，漸漸的叫這駱駝走快了，這支鐵鈴的聲音震動起來，直奔天南如飛的下來，這一帶一片片的荒林野樹，草原上二尺多高的青草，在這種時候，也只有他這麼異人敢走這種道路，好在這條路他是走過多次，用不着費事尋找，到了四更左右，已經趕到了橫山嘴子，這裏是奔仙猿嶺一個要路口，在這山道邊上倒也有十幾處人家，不過這時全是門戶緊閉，全在睡鄉中，鐵鈴叟花承潤騎在駱駝背上，才轉過橫山嘴子，眼前是一道傾斜的山坡，若是順着曠野大路走，奔南山口總得多走三四里路，從橫山嘴子這裏順着山邊上有一條荒僻小道，也能轉進南山口，可是這走的是形如弓弦的一段路，近着二三里，鐵鈴叟花承潤恍惚還記得這段道路的情形沒有多高的地方，也走不着礙

道，從這裏穿着這條小山道，進了南山口，那裏有二俠莊所設的卡子，可以把駱駝寄放在那裏，鐵鈴叟花承潤催着駱駝順小道下來，駱駝的身量高，這一帶道路間樹木叢生，可得時時的把身形矮下去，場在駱背上，若不然樹枝就要掃在臉上，在這裏可不能走得過快了，雖則是近着幾里路，這一帶却黑暗異常，鐵鈴叟花承潤已然穿着這小山道，已經走出有三里多地來，眼前是一片棗林樹，樹林的當中，也不過三四尺寬的道路，地上還是荒草叢生，這種樹木較矮，鐵鈴叟花承潤才要從駱背上翻下來，忽然頭頂上面的樹枝唰啦一響，許多枯樹枝紛紛落下來，鐵鈴叟花承潤就在這裏翻下駱背，覺得這情形太怪，無故的不能折斷這些些樹枝下來，一回頭從身後查看時，只見一條黑影，已經出去有五六丈遠，往棗樹下落去，鐵鈴叟花承潤那肯吃這種虧，立刻一矮身飛蹤起來，往回下撲過來，口中在喝叱着：「什麼人？」身形起落之間，已經翻回來六七丈遠，可是那條黑影已然向旁邊一道叢崗亂石間飛蹤着逃去，鐵鈴叟花承潤哼了一聲，自言自語道：「敢在花老子面前弄這種玄虛，我倒要看看你敢在仙猿嶺一帶弄什麼手段？」因為這人的踪跡已失，只得翻回來，那頭駱駝已然訓練出來的，決不竄逃，仍停在那裏在等着，鐵鈴叟花承潤遂牽了駱駝仍然往前走來，眼前已走出這段邊山小道，轉入了南山口，這裏地勢開展，道路很寬，鐵鈴叟順着山口往裏走，往前出來一箭多地，在山道邊上有幾間石屋，這裏是二俠莊平時按置把守山口人所住，凡是明着入山，全要到這裏報到，從這頭道暗卡子上有人飛報進去，按着他所指示的道路，往裏走，一路上所有伏棒暗卡，決不阻擋，若是不經過這裏的一番手續，想入仙猿嶺可就不大容易了，重要之處遭到暗中把守的襲擊，鐵鈴叟花承潤只在臨隱大雪山時，是二俠莊派人接引，曾在這裏呆過半日，可是一恍五六年沒到這裏

來了，牽着駱駝來到這石屋前，在這山道邊上築起了一段木柵欄圍着石屋，裏面也是黑沉沉的，看不到燈火之光，花承潤到了木柵欄門前，在木柵欄門上連敲了四下，裏面沒有人答應，花承潤心想真怪難道這裏變更了守衛的方法，這道卡子已經撤去了麼，不過並沒聽首領朱大悲說起，跟着又連敲了四下，才見左邊那間石屋中窗上現出極暗淡的燈光，跟着聽得裏面有人問道：「外面什麼人叫門？」花承潤忙答道：「白天遊山，月夜趕路的客人，驚動老兄們，再往裏走可有道路？」裏面答應了聲：「老客你等一等，我就來。」跟着門開處從屋中走出一人，可是他竟自騰身蹶起飛撲到木柵前，並不去開木柵門，隔着木柵的縫子向外伸手道：「老客對不起，現在本山野獸太多，要我們指引道路，先得跟我們主人說聲，必須知道老哥們究竟是從那裏來？手裏可方便否。」這人說着話，立刻從木縫子把手伸出來，花承潤認爲他們是因爲本山已在出事，入山的必須要驗看雪山玉冰蟬證據，遂從囊中把火印竹符取出來，從木柵縫中遞了進去道：「老兄你拿去驗過，不要就誤我的事。」這人伸手接過在答了個「好」字，轉身一蹶，竄到石屋門口，走進屋中，砰的一聲把門關上，鐵鈴叟花承潤仍然站在這裏等着，可是站了一刻，聲息寂然，不見裏面的人再出來，鐵鈴叟花承潤認爲這種情形不對，怎的竟敢對自己這麼怠慢起來，難道這般下卡子的人不知道雪山火印竹符的重要麼？立刻向裏面招呼道：「弟兄們既已驗關，何得留難誤事。」可是鐵鈴叟花承潤雖則這麼問着，裏面並不答聲，鐵鈴叟花承潤在懷疑驚異中，已在手囊中摸了一粒鐵蓮子，從木柵隙縫中打進去，穿窗而入，可是依然沒有回聲，這一來把一個久走江湖的花承潤可急壞了，終日打雁被雁啄了眼，這個跟頭栽不起，往起一縱身，從平地猛拔起來，飛躍入木柵內，往前一騰身，已到了石屋的窗下，

向裏面招呼道：「怎麼裏面竟沒有人來打點我花承潤麼？」依然沒有人答應，鐵鈴兒花承潤竟從窗中把那虎撐拿出來，往起一揚，嘩啦一響，照着那堅固的木窗一砸去，嘩啦的木窗砸碎，靠着窗戶裏面一張木簾上放着一盞油燈，窗扇一碎，同撲進去，砸得燈焰搖搖欲滅，花承潤探頭向裏一看，並無人跡，自己知道遇見了敵人的能手，把自己的火印竹符誑了去，趕緊往右一伸手，把木門推開，闖了進去，借着暗淡的燈光，看到了這屋中黑沉沉，方才那人踪跡已失，略一查看，已知他從這屋中的後窗逃走，不過此人身手是十分厲害，自己在柵門外等，這一帶寂靜異常，可是決沒聽到一點聲息，花承潤不由叫着自已，想不到今夜在仙猿嶺下把個人一生英名全斷送個乾淨，我不擒獲此人，我還有什麼臉面再見海天一鶴朱大悲？花承潤更不向後窗口去查看，轉身出來，偏看西邊尚有兩間屋，自己遂站在那裏，略一凝神，想到這種情形不對，那湯人傑已然回轉仙猿嶺，二俠莊定然接受了首領的命令，如今已到應對強敵之時，同生同死的地步，這種重大局面下，飛虎旗陶義虬髯雙齊忠，焉能輕視敵人，不加防範，他這卡子上竟自把人撤走，反成了空城，事情太不近情近理了，遂從這破窗口探身把那盞燈端出來，把油捻子提高，燈焰看得很亮，到了西屋門首，伸手把門拉開，用左手影着燈焰，在門口往裏看了看，隨即闖入屋中，果然竟被花承潤發現了，在裏面南牆跟下捆着兩人，花承潤已經明白一切，這定是有人到這卡子上把這裏的人捆綁之後，他們埋伏這裏等我花承潤，憤怒之下，把油燈放到了一個木桌上，到了牆跟把捆綁的兩人繩索扯斷，雖把兩人口中堵塞的東西掏出來，這兩人被捆不久，只不過敵人手底下很辣，繩索捆的緊，口裏堵塞的嚴，絲毫不能掙扎呼救，花承潤等他們緩了緩氣，這才向他兩人追問道：「你們叫什麼名字，被什麼人捆綁，怎

的不向裏面呼援求救？」這被捆的兩人，一個叫馮和，一個叫劉義，他們看到花承潤這種情形，還在遲疑着，花承潤怒叱道：「沒用的東西，二俠莊盛名被你們斷送，我花承潤更被你們誤了大事，還不快講。」內中一個又看了看花承潤囁囁答道：「我叫馮和，他叫劉義，我們奉莊主之命把守這道卡子，就在一個時辰前絲毫沒有發現別的動靜，不知怎的竟有人闖進來，來的一共是兩個人，我們在措手不及之下，竟自被他們綁起來，想向裏面報警，那還來得及，可是今夜的事太以離奇，從二俠莊到山口一共有三道卡子，更因為仙猿嶺已然有敵人到過，並且玉冰嶂那裏的命令已到，二俠莊主已然挑選了本莊得力的人，預備着奔玉冰嶂，規定在今夜預備齊了，五更點名，天明出發，大莊主更防備到在這種時候有敵人暗中侵入，所以派了許多名得力的弟兄，盤查全山，一個時辰內準有兩撥人到山口這裏，可是從我們弟兄出事被人捆綁之後，竟自沒有人到來，這不是怪事麼？」花承潤聽到馮和這種報告，憤然作色道：「惡黨們敢這麼對付我花承潤，我倒要看看他倒是怎麼扎手人物，你們趕緊把信號往第二道卡上報，看看有無動靜，今夜大約二俠莊也栽個大的。」這兩名弟兄，立刻到牆上摘下弓箭，走到門口，張弓搭箭，嗖的一聲，發了一箭，向山道裏邊射去，這支響箭發出之後，沉了半晌，也聽不到裏面的響應，馮和，劉義相顧失色道：「這可糟了，連二道卡子上竟也發生了變故，這定是也被人家動了手。」花承潤伸手把這張弓接過來，他們取來三支響箭，花承潤親自把弓拉滿了，連續着把三支響箭射出來，這三支箭發出去之後，稍沉了一刻，上面竟自跟着也放那響箭的聲音，不過這響箭射回來，到不了頭卡子附近就落下去，花承潤哼了一聲道：「好厲害的敵人，二俠莊這裏他竟敢任意動手。」說話間，聽得山道上面連續着發出一陣胡哨的聲音。

音，跟着竟有人往下闖來，花承潤立刻飛身躍上柵牆，向山道上迎來人，沒到近前，已經發着喊聲，竟是那湯人傑向下招呼道：「馮和，劉義怎麼樣，怎的竟不守山規？隨便發出這種緊急的警號來。」花承潤蹣身竄了過去，招呼道：「說話的可是人傑老弟麼？」這時兩下相隔已近，湯人傑見是雪山玉冰嶂的鐵鈴，花三爺，忙向前招呼：「花老師什麼時候到的，怎麼不往裏請。」花承潤道：「人傑你們仙猿嶺已被敵軍侵襲，竟自絲毫沒有覺查，你還不趕緊去報告你們莊主，叫他仔細搜尋，恐怕敵人已經侵入莊中，我花承潤今夜栽在這裏，不及面見二位莊主，我得趕回去，我不能叫玉冰嶂毀在我一人之手。」花承潤說之句話，也不容湯人傑再回答，立刻奔到自己那頭駱駝前，抓起了引繩，立刻奔山口外，匆匆走去，這次却

不肯走那抄近的小道，竟從山口前出來，翻上駝背，把籠頭連連的抖動，立刻這匹駱駝如飛的跑了下去，這種牲口走起來，能够比馬快，不過若沒有過分的緊急事，決不肯這麼使用牠，因為若一夜奔馳，雖則能走四五百里，可是駱駝經過這次過劇的勞累後，也就算廢了，再不能使用，花承潤因為火印竹符被敵人騙走，這種火印竹符在雪山玉冰嶂是一種極重要的信物，玉冰嶂四週只能擋住平常人不能出入，可是像敵人這班能手們，一樣的能闖進去，遇到了下卡子的，只憑火印竹符就能闖了過去，不能攔擋他，自己却自玉冰嶂的主要人物，從自己手中若是鬧出這種意外事來，怎見盟主海天一鶴朱大悲，花承潤在江湖行道三四十十年間，沒有像今夜這種急法，可是臨到這種時候，他依然不肯失去了已往的威風，駱駝上這支鐵鈴，決不摘下來，這匹駱駝放開，疾走如飛，鐵鈴響成一片，離開仙猿嶺，已經有三十餘里，離開邊山一帶走上一片草野，耳中突然聽身後隱隱似有快馬奔馳之聲，鐵鈴聲花承潤夫免注意，一邊走着，一邊注意着後

面，可是蹄聲越來越近，花承潤好生懷疑，把駱駝略微放慢些，回頭不住查看，竟見來路上有兩條白影，剎那間已然辨別出，是兩騎白馬如飛疾馳下來，前面正是一片極大的森林，鐵鈴叟花承潤把駱駝勒住了，索性要等待這兩匹快馬，究竟是何如人，剎那間牲口漸漸走近了，可是馬上人竟自高聲招呼道：「前面可是花老師傅麼？我們牲口不慢吧？」喊聲中，牲口也沖至森林邊，各自勒韁翻身下馬，花承潤也從駱駝背上跳了下來，見來人正是一俠莊飛虎旗陶義虬髯叟齊忠，花承潤忙拱手道：「這倒是我花承潤招擾你們了，玉冰嶂自有我們主持，二位莊主還是警戒仙猿嶺爲是。」這時飛虎旗陶義向前說道：「花老師！今夜的事真叫我一言難盡，我們這叫取榮反辱，敵人中能手已然不甘心大雪山玉冰嶂被我們早已發覺，飛報上去，可是終於落個棋勝不顧家，我們沒把人家動了反被敵人弄了這種手脚，我們弟兄也實在太以丟人，更聽得他們報告花老師的情形，既到仙猿嶺來，不再等待我們弟兄，立刻又反轉歸途，我們知道事情定然緊急，好在仙猿嶺這裏已經全布置就緒，只等待黎明時出發，所剩下的不過是婦孺之輩，敵人手段卑鄙，他也不致於就向他們下手吧！所以我們哥倆個趕緊追了來，向花老師請示究竟我們有什麼地方失敗在敵人手中？是否可以挽救？」那虬髯叟齊忠也說道：「花老師好在我們歸附到玉冰嶂首領指揮之下，我們全是以一腔熱血報故主的深恩，是決無二念，天意難回，事不得手，一司的逃亡避禍，遠匿邊陲，如今竟自依然不能容我們，步步逼緊，使我們憂患餘生，不得安息，這未免逼人過甚，前日到仙猿嶺的兩個惡徒，我們因爲未得到盟主的命令，不敢擅自動手，所以只在監視警戒中，略微的給他們些顏色看，依然放他們逃出手去，如今竟敢這麼對付我們，他們直看成我們是怕死貪生畏刀避劍，逃竄邊荒餘生苟活之輩了，現在

仙猿嶺已經全山搜索，並沒有惡黨的踪跡，恐怕他們已經奔了玉冰嶂，好在仙猿嶺早有布置，我們還不願意叫一般部下弟兄的眷屬同罹劫難，我想他們分轍而來，這條路上總會遇到他們，我們爲的是見着花老師之後，趁勢替我們報告盟主，我們在這大雪山百里內的來路上，處處堵劫，偏不叫他們欺進了玉冰嶂，究竟和他們分一分手段高低。」花承潤嘆息一聲道：「二位莊主今夜我三人全算栽在人家手內，不過我們還有三寸氣在，正如二莊主所說：我們還要看一看最後的手段究竟是鹿死誰手！不過今夜我們的遭遇可丟人太甚了，火印竹符竟被我失去，落在敵人手中，難道玉冰嶂就被我一人斷送了麼？所以我才不願失禮之嫌，不及等待和莊主們相見，我要趕回玉冰嶂看究竟是否已發生變故。」飛虎旗陶義道：「按着情理說，是不會這麼快，就能走在花老師的頭裏，可是事情也不敢那麼着大意了，惡黨們的手段不弱，那麼花老師盡管請！我們也要去搜尋敵踪，當時也好給他些報復。」花承潤道：「這麼辦也好，不過依我看，二莊主把仙猿嶺得力的弟兄還是趕緊分派一下，把所有這條道路要緊的地方全行按置下暗卡子，一箇地內，必有一名弟兄，直到雪山口能讓一線天那裏得到報警信號，那就可以暫保安全，不過我的事不敢耽擱，今夜我失敗能够牽動全局，天明後二位還是趕緊的分出一人，趕到玉冰嶂，聽盟主的訓示爲是。」飛虎旗陶義，虬髯叟齊忠各答了個「好」字，一齊抱拳拱手，花承潤却也一拱手，飛身上了駝背，把籠頭一抖，立刻仍然如飛的走下來，這一路疾馳，已經到了五更左右離着一線天山口不遠，花承潤想，任憑敵人如何狡詐，這前山一線天要路口，他總不會闖過去，可是在玉冰嶂後，萬丈寒潭，那一帶雖然是沒有人跡的地方，可是自己和一粟子于天義會冒險查看過，依然有路可通，若是擅長輕功絕技的人，仍然能憑他的本

領闖了上去，這種地方，正和鄧艾渡陰平一樣，你想不到就有作得到的，在玉冰嶂後有三道卡子，常川瞭望着，在平時形同虛設沒有一點用，因轉過玉冰嶂去，盡是千年的寒冰，連久於入山狩獵的人，全沒到過，可是那條道路，憑自己的本領就一樣的能够出入，萬一敵人中有深知本山形勢的，一樣能闖進去，自己心念一動之間，遂不奔一線天山口，沿着邊山一帶轉下來，直繞出十幾里來，却向後山一路疾馳，可是再往前去，不能利用這頭駱駝了，花承潤把駱駝牽到一片松柏林前，把駱駝拴在樹幹上，自己略事結束，身上收拾俐落了，順着崎嶇山道，往後山轉過有三四里路來，借着星月之光，已然望到玉冰嶂的影子，黑沉沉排天插地和一帶高嶺連接着，花承潤今夜自己和自己賭命，這一面火印竹符能在今夜不出事，那就沒有妨礙了，自己一路蹣跚疾馳，離着玉冰嶂已近，這雖然在一個盛夏的時候，可是這一帶的情形不同了，寒風陣陣，形似初冬，這正是從玉冰嶂後吹過來的一股子奇寒之氣，花承潤輕登巧蹤，才翻上一段比較平坦的山頭，眼中忽然望到從玉冰嶂前一片峯嶺間，突現一條黑影，相隔很遠望不真切，花承潤趕緊把身形隱祕起，仔細向那邊查看，越辨別絕對是一個夜行人，施展着輕功埋蹤術，在那巉岩峭壁間縱躍如飛，正是奔自己這邊來，花承潤自認爲十分幸運，猜測不差，果然這裏出了事，這定是惡黨們已然侵入玉冰嶂，剛剛的退出來，我看你還往那裏走？將平槩囊，把虎撐抓到手裏，蓄勢以待，這時來人越發的近了，可是花承潤倒吸一口氣，分明所來的是一個女人，一身短衣，頭上蒙着包頭，並沒見她提着兵刃，趕到再仔細辨別時，竟自大聲招呼：「夫人這是奔那裏？難道有什麼事麼？」來的正是昭德夫人，花承潤這一招呼，昭德夫人也是一驚，往後一退，已把金索五雲抓抖出來，蓄勢應敵，可是一撒身已經辨別出花承潤向自己

打招呼，昭德夫人往前一躡身，很驚惶的招呼道：「花老師你怎的竟在這時來到這裏？難道鐵鱗兒已被你救下了麼？」鐵鈴雙花承潤驚懼失聲的招呼道：「夫人你說的是什麼話？難道鐵鱗公子已經有什麼失閃了麼？」昭德夫人淚痕滿面，向花承潤道：「花老師姪媳這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了，玉冰嶂山莊竟自會闖進人去，我母子已然入睡，突然驚覺有人要撥門而入，我那時在情急之下，那還顧得思索眼前的利害，竟自闖出屋去追趕賊人，實在是怨我糊塗，我並沒發警號向花園外防守的莊丁報警，趕到我追出花園，那賊人已經竄入亂山中，盡力搜尋再難見他的踪跡，趕到我再翻回來，我鐵鱗兒已被他們擄走，花老師我千辛萬苦捨死忘生只爲的先夫的這後代，我要保全他才逃奔雪山，妹妹呂雲娘也是受盡了艱辛，遭到了極大的危險，才把這孩子護送到雪山，正爲的能够把他撫養成成人，一來是傳宗接代，二來他父親身後的事還要他繼承父老，如今我竟自把他從我手中叫惡人擄去，我有什麼臉面見我叔父？花老師你爲什麼奔這裏來？你快快講。」花承潤恨聲說道：「夫人你現在不必問我這些事，難道你發現鐵鱗公子失蹤依然沒向山莊首領那裏報警麼？」昭德夫人道：「我只有以我這條命殉夫殉子，我沒有臉面向首領呼援，時間沒有多久，他們決不會走前山，定是從後山逃了下去，我找不到鐵鱗兒，我決不再偷生苟活。」

第二章 五雲抓獨力鬥雙凶

花承潤踉脚切齒說道：「大約今夜的事全毀在我花承潤一人身上了，玉冰嶂那裏伏守的卡子，難道沒見着有人闖入麼？」昭德夫人道：「可也真怪！不知是他們疎忽，還是賊子們手段過厲害，那種卡子竟會

被他們任意出入，這不是我母子命裏該當麼？」花承潤立刻說道：「現在事不宜遲，我們也只好趕緊追下去，夫人不要過分傷心，大約還不致叫這般惡人把鐵麟公子擄走了，仙猿嶺二俠莊兩位莊主，已然因爲另追緝一般惡人，向巴安這條道搜索下去，他們沒有耽擱，我這往返的工夫或者這班惡人還沒逃出他弟兄的手去。」昭德夫人道：「但願如此吧！」鐵鈴叟花承潤憤怒交加，頭一個引領着道路，昭德夫人跟隨在後面，一路搜尋下來，可是這段道路那麼難走，出了後山轉奔一線天的東北，這裏已經貼近了一片草原的大陸，花承潤此時把輕身提縱術施展開，昭德夫人更是在痛不欲生之下，也把一身本領盡量施展出來，兩個人一前一後，疾走如飛，眼前已經穿進了一片極大的森林，所走的是森林的一個斜角，這一段路就有二三里，將將的穿出這森林的一角，突然聽得背後鐵蹄翻騰，疾走如飛，並且牲口的聲音不止於是一兩騎，是大撥的馬隊，在這一帶決沒有佔山頭拉大幫的綠林馬賊嘯聚，更沒有官兵馬隊下道，除了玉冰嶂在山下養着二十幾匹駿馬，預備着山莊裏派遠差使用的，鐵鈴叟花承潤，昭德夫人全是一驚，趕緊把身形縮住，仍然在森林內隱着身軀，剎那間這一行馬隊，已然衝進山林，轉角後仔細向外面查看時，鐵鈴叟花承潤竟自嘆了一聲，向昭德夫人低聲驚呼道：「夫人你看這行馬隊，怎麼是我們山莊中下來的？夫人你注意馬上人。」昭德夫人遂也貼近了靠外邊一株大樹旁，仔細向外辨查來騎，回頭說了聲：「花老師！是我們山莊下來的人，後面馬上那不是于老師麼？」鐵鈴叟也看出前面七匹馬全是玉冰嶂山莊得力的弟兄，最後一騎却是一粟子于天義，花承潤向外一躡身，招呼聲：「于二哥！你這是往那裏去？」可是馬上所有的弟兄們，似乎全已聽見，一粟子于天義也向這邊回頭看了一眼，只向鐵鈴叟花承潤揚揚手，可是牲口毫不停

留，前面幾騎馬更連連的揮鞭，這幾匹馬走的風馳電掣，順着草原如飛的趕下去，鐵鈴叟花承潤好生懷疑，怎麼于二哥竟至這麼慌張，既在路間相遇，爲什麼不打招呼，這真是怪事了。昭德夫人見這種情形也覺可疑，問鐵鈴叟花承潤道：「花師傅看于老師這種情形，率領着得力弟兄，馬上飛馳，玉冰嶂山莊定有非常事故發生，我們也不能耽擱趕緊往下追趕吧。」鐵鈴叟花承潤認爲今夜的事過分離奇，自己真是莫名其妙，只好是先行搜尋，鐵麟公子的蹤跡要緊，遂和昭德夫人陪着這片大草原又飛走下來，凡是遇見荒林野草較多之地，全要留神查看一下，這種情形真真把昭德夫人急死，離開玉冰嶂已經出來有十餘里，毫無跡兆，一離開玉冰嶂簡直如同大海撈針，雖則是算計離這一帶除了這條道沒有別的道可走，但是地勢曠，沿着邊山叢林野樹到處裏有隱蔽潛行的地方，何況又是盛夏的時候，草木叢生，賊人擄去了鐵麟公子，極容易隱匿起來，所好在這一條道路上沒有村莊鎮甸，只有腰站仙猿嶺，賊人們擄着鐵麟公子決不敢往那裏隱匿逃避，並且他們知道是大雪山和仙猿嶺勢力所及地方，不會在這一帶停留，那麼他們定然要緊往下站趕，只要這一帶找不到他們的蹤跡，只好奔巴安，可是這時天色漸漸的亮了，曉風拂面，露水沾衣，天色這一亮，一打量形勢，已經過了仙猿嶺的山口，鐵鈴叟花承潤再看昭德夫人的面色，太以難看了，鐵青得怕人，並且走的過緊，已有些喘吁吁，遂向昭德夫人道：「現在天光已亮，夫人到林邊稍微歇息一下，前面不遠，就有一個鎮甸，到那裏可以探問一下，昭德夫人點點頭，這時耳中又聽得背後一陣鐵鈴之聲，花承潤尤其辨得清楚，這是自己那匹駱駝。急於追趕擄劫鐵麟公子的敵人，顧不得再安置牠，竟把牠扣在一線天外，樹林裏面，這時怎的竟會出現，難道這畜生真個通了靈性，他竟會趕了我來，那可真成了駱駝精

了，鐵鈴叟花承潤，回頭查看之間，後面這鐵鈴聲越近，並且走的極快，花承潤恨得低聲向昭德夫人道：「完了，這一夜間，我把跟頭栽了個全，最後還把我這心愛的駱駝送了命，這種鐵鈴，我可不能白白叫人得去，我得取下來。」花承潤轉到樹身旁，蓄勢以待，只要這匹駱駝到了近前，定要憑自己力量把他堵劫回來，好歹也得把鐵鈴摘下來，鐵鈴叟花承潤轉念之間，這匹駱駝已經如飛的到了林邊，花承潤猛然往外一蹶身，用「龍形一式」橫竄到當中這條路上，駱駝已到，可是駝背竟有人，這不能不叫花承潤倉猝訝異，自己得提防着被駱駝踩上，所以顧不得打量駝背上的人，這時上面的人却招呼道：「三弟，你竟在這裏，愚兄先走一步了。」鐵鈴叟花承潤聽得呼叫自己，又是驚疑，又是羞愧，趕情駱駝背上正是那海天一鶴朱大悲，這頭駱駝已經竄過兩三丈去。朱大悲竟把駱駝圈住，可是並不下來，花承潤此時真是醜媳婦難覓見公婆，首領已到，他既停留住，怎好不向前答話，昭德夫人比鐵鈴叟更是難過，昨天白天在山莊客廳中，叔父還一再囑咐，對於鐵麟公子身上，要謹慎小心，不可疎忽大意，那知道自己終於竟把愛子斷送在自己手中，此時真是生不如死，但是其勢不能立刻撞死樹下，就不能不向前答話，一蹶身也竄了過來，海天一鶴朱大悲此時已經換了服裝，完全變了西北土著的模樣，一身粗布短衣，帶着頂大草帽，背着一個包裹，連他皮膚的肉色全變了，鬚鬚本是花白的，此時全黑，若是他老人家不先發話，冒然問還不敢就問他，這時朱大悲這頭駱駝還不敢就停下，來回的緩緩的轉着，花承潤却招呼道：「首領，我花承潤已經栽在人家手內了，現在我也不必說那些沒用的話，回山時按山規處治我吧。火印竹符被我失去，二百里內只要是我玉冰蟻的，就攔不住他，鐵麟公子一樣也是毀在我手中。」這時昭德夫人含着淚，向海天一鶴朱

大悲道：「叔父，姪媳真沒臉見你老了，我不能把鐵麟兒救回來，我決不回玉冰嶂了！」海天一鶴朱大悲臉上絲毫沒有怒容，向昭德夫人擺擺手，不叫再講下去，向鐵鈴叟花承潤道：「一切事我全知道了，無庸細講，我們焉能不以全付的力量對付他，我不能把我鐵麟孫兒奪回，我朱大悲一樣的無面目在玉冰嶂立足，咱們不是一樣麼？現在只有遵照着我的辦法去作，我們把步法不要走亂了，最後一招，還是我們的，何必痛心，花三弟，你帶着我這姪媳，只管往前趕下去，好在前站已然有人趕下去，分頭佈置，我們計算着，無論他如何的快法，也逃不過巴安，我們總會走到他頭裏，仙猿嶺二俠莊陶義，齊忠二位莊主，也下來了。」海天一鶴朱大悲點點頭道：「我知道，這次事的成功，還許就在他弟兄身上，他們已經全領了我。」火印竹符分頭去幹，我這玉冰嶂不要了，我也要見識見識宮中所派下來的這幾位能手，究竟有多大手段，多大本領，你們趕到巴安之後，才能定規你們進行的道路，我沒有工夫再耽擱，不便細說，趕緊一程吧。這匹駱駝過了仙猿嶺，再到下一站金沙嶺，我就把韉寄放下，那裏有人服侍飼牠，還不致於糟踐了牠。」花承潤昭德夫人答應着，這位雪山玉冰嶂的領袖說話的情形，雖是從容，可是一個字的廢話不肯多說，立刻把駱駝順過去，仍然如飛走下去。花承潤和昭德夫人聽到朱大悲這番話，好似給了一服寬心丸，知道朱大悲從來不作狂言大話，他是最仔細的人，此次親自下玉冰嶂，諒還能挽救一切，遂和昭德夫人趕緊奔前面，貼着山腳下的幾十戶人家，在那裏買了些酒食，跟昭德夫人用過了之後，立刻起身，這可也不管是白天是黑夜了，只要空曠無人之地，立時把腳底下的步法放開，緊趕他一程，昭德夫人也是心急如箭，這次更是拚了命。所以和花承潤一同走起來，不差上下，半夜一整天的緊趕，離着巴安只有五六里

了，天色可漸漸的黑暗下來，昭德夫人跟鐵鈴叟花承潤又把夜行術的功夫施展出來，順着一片山邊疾走如飛，在轉過一個山角，突然從山道旁竄出一人，鐵鈴叟花承潤此時正盼着有敵人出現，好出了這口惡氣，他竟怒吼一聲，猛撲過去，可是嚇得這人奮身一躍，忙的避開，口中却在招呼道：「花三爺，是我。你老怎麼要我的命。」花承潤怒他道：「可惡的張福，你怎麼不發話，伏在這裏作什麼？」張福這才湊向前來，答道：「奉命而來，在此等候，有竹符一面，首領囑咐我交與花三爺，帶着這面竹符，到巴安以南，那裏有個咽喉要路，別處全越不過去，必須走那裏，我們的人全到了那裏只等着花三爺跟昭德夫人再去佈置一下，在起更後，首領要在這一帶動手了，無論如何，也得搜尋着了敵人的下落。」花承潤答了聲好，把竹符抓過來，帶着昭德夫人撲奔了金沙嶺。昭德夫人雖然是沒得着鐵麟公子的下落，現在叔王已經親自下山，二俠莊的兩位莊主，也全使用上全份的力量，在搜索敵踪，現在是總有些希望了，雖則是勞累終宵，又奔馳了一日，總算是可以指着鐵麟兒不致於和自己永訣，精神一振，隨着鐵鈴叟花承潤又是一路疾馳，趕到金沙嶺，天色已晚，這裏名目上雖是金沙嶺，可是先得到達一個鎮甸，並且這個鎮甸還是巴安附近最大的地方，是以金沙嶺起的名字，花承潤向昭德夫人道：「我們既到了這裏，首領只吩咐是在這一帶要動手，不過決沒指定了敵人準落在那裏，這個驛鎮，人烟輻輳，我們何妨投到店中，偵查搜尋，也比較便利，更可以把精神緩息一下，萬一還得往下站追趕，我們連夜的這麼支持下去，倒沒有什麼要緊，可是若遇勁敵，十分不利。」昭德夫人道：「花老師你看我這種神色，那好路店，叫人看眼中，豈不多起疑心。」花承潤道：「這倒沒有什麼妨礙，現在我們只於是怕打草驚蛇，恐怕把敵人驚得緊自逃竄下去，

我倒很想故意的露些痕跡，只要敵人沒離開這一帶，反倒容易上釣鈎。」昭德夫人道：「只要花老師認爲沒有妨礙，我是但憑尊命。」花承潤遂頭前領着路，引領着昭德夫人，走向鎮甸裏面，這時正是趕長路到這裏落店的時候，離開金沙嶺這裏，再不會找着店房了，所以客人到這一帶，全要在這裏停留一兩日，這鎮甸上大店房就是三家，其餘都是小店，花承潤和昭德夫人，走到街道裏邊，經過頭兩家店房，並不落店，爲是多走一程，看看一帶的形勢；和買賣家的情形，路過一家熱酒館，裏面熱氣蒸騰，從門外經過，就聞得酒香四溢，花承潤是個嗜酒如命的人，如今可把他擺治得再也不敢放肆了，乾嚥着唾沫，從酒館門前走過去，花承潤既然是不能進酒館痛飲一番，倒反願意痛痛快快走過去，所謂眼不見心不亂，剛過了酒館，對面過來一人，脚下走的十分快，竟和鐵鈴叟花承潤肩頭相碰，這人被撞得倒退兩三步才把身形定住，左肩頭撞得疼痛異常，却用右手撫摸着肩頭，向花承潤看了看，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真有比我還着急的，你忙的是什麼？」花承潤被他說得倒急了，借着街旁鋪戶的燈光看這人，見他像是個買賣客商，臉上帶着十分忠厚之色，鐵鈴叟花承潤向這人微微笑道：「這倒奇了，你怎麼知道我沒有你着急，是你行路慌，還是我故意撞你，門在外的人，不許說虧心話。」這人被花承潤問得有些答不上話來，往旁一閃身，又看了昭德夫人一眼，他向花承潤道：「老朋友咱們誰就誤誰的事，我挨了撞，自認晦氣還不成麼？」他說了這話，竟自匆匆向前走。鐵鈴叟花承潤見昭德夫人已經跟上來，遂說道：「什麼人全有，這人好像瘋癲一般，不過他是老實人啊！」昭德夫人點點頭道：「因爲是老實人，才便宜了他，我們快去投店吧。」花承潤也沒把這種無足輕重的事放在心上，又往前走半箭地，街道路北一家大店，字號是大吉

店。門口挑着門燈，站着兩名夥計，正在招攬客人進店。鐵鈴叟花承潤向店家打招呼，叫他們給我兩間乾淨的房間，店家答應着，把花承潤，昭德夫人領進裏面，這大吉店店房很大，有四十多間客房，這時出入的人很多，鐵鈴叟花承潤和昭德夫人這種神色，店家看着十分扎眼，不過在邊荒一帶，江湖中是形形色色，他們看着可疑的人，不只於不敢多問，反倒十分恭敬小心伺候着。鐵鈴叟花承潤因爲首領朱大悲，已經交派下來，起更之後，就要動手，到現在雖然不知道動手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可也不得不早早的預備一下，遂吩咐店家要早早的預備飯，我們走的路多了，這些飲食，也好歇息。這種店房預備的十分週到，稱得起賓至如歸，在店中吃茶用飯，這些閑文不在話下，到了掌燈之後，鐵鈴叟花承潤請昭德夫人隨意歇息着，略息精神，自己可是走出房間，在院中轉了一週，信步的向店外走來。店門尚沒有關閉，不過客人略微的少了，鐵鈴叟花承潤站在那兒，鄰近店房的兩家鋪戶，正在收拾着上門歇息，鐵鈴叟花承潤站了一刻，心裏盤算着，要等到了店中清靜下來，客人們全歇息下，自己要把這驛鎮全搜尋一番，到時候也許首領那裏另有什麼信息，一轉身，忽然看到從街西走過一人來，花承潤不禁一怔，這分明是方才和自己相撞的人，花承潤索性又把身形轉回來，這人來到近前，他兩眼不住的仔細打量花承潤，欲言又止，鐵鈴叟認爲這人真怪，看他外貌忠厚，難道他也不是好路道麼？花承潤往後退了一步，却帶着怒意，瞪着眼睛看着他，這人却被花承潤看得把頭低下，那情形是他自己和自己作什麼打算，忽然竟向店門裏走來，花承潤又是疑心，又是好笑。心說這人他自己和自己全拿不定主意，看這情形，他竟也在這店中住下了，果然他一直往裏走去，花承潤想看看他住在那個房間，跟着他已經到了院中，這人忽然把脚步一停，左右張望了一

下，見院中無人，他竟回頭向花承潤道：「老客，你來了好久了，這回你沒白來，你所要採辦的貨物，在這一帶全可以找着，我們在老客身上也可以沾些光，不過貨高價出買，老客你要是真打算買，我定然作成你這幫水買賣，回頭我定到你那屋中，找你老客，只要你多破費幾個錢，沒有個不成交的。」鐵鈴叟花承潤點點頭，看出此人在神色上已經暗中顯示出是來找自己的，因為耳目衆多，不便和他多講，遂轉身回轉房間內，却把這事告訴了昭德夫人，昭德夫人也是驚喜異常！這種情形分明是鐵麟公子有了信息，遂囑咐着花承潤要留意着這個人，不要再被他走脫了，等了工夫不大，店中已經略微的清靜些了，花承潤在風門前，從門縫中張望着，回頭向昭德夫人道：「這人來了。」花承潤說話間，閃在一旁，跟着門外這人招呼道：「老客可在屋中麼？咱們要商量買賣了。」鐵鈴叟花承潤答道：「朋友請進來。」這人跟着拉門走進屋中，他進了屋之後，把風門拉緊，向花承潤點點頭道：「老客，還沒領教貴姓，怎麼竟把我那點東西看入了眼，老客你知道他有什麼可買之處？」花承潤道：「朋友，事關重大，請你不必再吞吐其辭，實不相瞞，我們完全是爲這玉佩而來，朋友你有相助之處，快把這件東西從何處得來，說與我們則就感恩不盡。」這人點點頭道：「我也是很冒昧的，認定了老客是我所找的人，但是我跟這只玉佩有關的人，素不相識，和老客們更是素昧平生，不過我看看老客你相貌像大雪山玉冰嶂來的，請問老客，對不對？」昭德夫人此時心急如焚，對於來人說話這麼吞吞吐吐，實在忍不住了，遂向這人問道：「這位老哥，請你不必再懷疑，如今已到這種地步，我們也不再怕什麼了。」用手一指鐵鈴叟花承潤道：「這就是雪山玉冰嶂，鐵鈴叟花承潤，請你趕緊把這玉佩的原由說與我們，我們現在把一身的安危生死置之度外，不把收藏玉佩

的人找回來，我們也就不願意活着回去了。」此人一聽這個話，往前走了一步，向上一跪道：「莫非你就是昭德夫人麼？」昭德夫人此時也不驚慌，遂點點頭道：「正是，老兄快快請起，我們可不敢當這種大禮，要知我們現在全是流亡避禍的人，不敢再講身份了。」這人叩拜過之後，這才站起，向昭德夫人和鐵鈴叟說道：「我不說明我的身份，夫人和花三爺定然還要懷疑，夫人很明白，這支玉佩到了我身上，就是我的催命符，我若不是跟雪山玉冰嶂另有淵源，我焉敢冒這種奇險，自取殺身之禍，實不相瞞，我名叫崔孝義，先前我是仙猿嶺，二俠莊的莊民，更曾在湯仁傑師父手下効過力，雪山玉冰嶂，我也到過，我也見過夫人和公子，我不過一個平常莊丁，夫人那會留意到我們身上。只爲我在仙猿嶺酗酒滋事，犯了莊規，我惹的禍大些，實不能再容我了，才把我逐出仙猿嶺，可是我也是從內地裏隨着莊主們避國亡家破之亂來的，我離開二俠莊，決不願再回內地，可是我事後尤其是追悔，不該酒後打傷多人，致使二位莊主全不能相容。我遂淪落這一帶隨時以血汗來維持生存，等待機緣，我還是想入仙猿嶺，只在這巴安一帶大鎮甸上，給人家看牲口，伺候跑長路的客人，因爲我雖然到了這般地步，尙還知道守本分，我更把酒戒了，從來不肯惹是非，這幾個鎮甸上，全和我十分相熟，恰巧在昨日傍晚的時候，來了幾撥客人，他們一共是四人，全是各騎駿馬，這四匹牲口全有極好的脚程，不是平常人能够有的，我替店中幫閑，這客人的牲口全由我照料，暗中已被我看出，所來的這四個客人，全不是平常人，各有一身武功本領，更有極大的勢力，他們到邊荒這一帶來，是要辦一件重大的案件，身上帶有朝廷的密旨，我已經和夫人說過，我雖則被二俠莊趕出山來，我仍然心存舊主，更念到全是從患難中逃出來的，我安心的要對於他們的事，暗中盡力，這

四人的情形令我起了疑心，在我窺聽之下，已經知道他們是要到大雪山玉冰嶂，下手捉拿福建事敗的唐王妻子，更調查雪山首領們的叛跡，這件事是利害相關，他們的行動雖則還沒有侵犯仙猿嶺二俠莊之意，不過玉冰嶂和二俠莊，是休戚相關，禍福相共，我要得到他們的信息，暗中報告仙猿嶺，好來對付他們，不過當時我窺聽之下，並沒有得着重要的證據，不敢冒昧的到仙猿嶺去報告，可是就我昨夜一夜間，他們居然已經下手，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天光未亮，他們這四人中竟有三個騎着他們的駿馬，從遠路奔馳而歸，看那牲口的情形，就知道他們走的道路很多了。最令我驚心的在他們回到屋中之後，才發現他們攔來一個幼童，我雖然看着這幼童十分面熟，不過我不敢冒然貼近了他，被這般惡徒疑心一起，我就無法再行貼近他們，只得在暗中下手偵查他們動靜，我又知道那被擄的幼童却是鐵麟公子，公子天性聰明，他才和我見過一次面，就能記下，在天亮的時候，這惡徒們全因為勞累異常，只留一個人守護着，那三個全行睡去，我竟自得着機會，貼近鐵麟公子近前，鐵麟公子已經低聲告訴我，他是被惡黨從玉冰嶂劫掠來，這幾個人十分厲害，求我相救，這種重大事，我那敢應承，因為我辦不成，反許把公子性命送掉，一時間想不出救公子之策，可是鐵麟公子悄悄告訴我，事已緊急，他們恐怕未必在這裏多停留下去，只要把鐵麟公子帶着走，只怕不易再有生還之日，公子這才悄悄的作了一點信物，更把九龍玉佩交給我，叫我念在全是大漢子孫，落在這羣敵人之手，國破家亡，連子孫的香烟全要折斷，我能够把信送到雪山玉冰嶂，不論見着那一位全可以把這兩件東西交出，多延誤一時，多一時的危險，公子把性命放在我手中，我因為事情重大，不論如何我拼死命也要為公子盡力，他被囚禁中，在惡黨監視之下，竟自用一張紙扎成紙孔，能辨出

字跡來，恐怕是憑這點東西難以取信，不過上面寥寥的兩句話，也就是他被劫掠時的情形，除了昭德夫人不會有第二個人知道，更囑咐我沿途留神，想大雪山叔祖那裏定已發動，全力來救應他，必然有人追趕下來，或者我不用奔馳到玉冰嶂，叫我留意着沿途上的人，公子年歲雖小，他在這種危難中，竟能够鎮定如常，並且所料的還是一點不差，居然竟和花三爺遇上了，這也是公子命不該絕，鬼神護佑。」這崔孝義說到這，把玉佩和貼身帶着的一張祕密紙束，全遞到鐵鈴叟花承潤手中，花承潤把這張紙打開，映着燈影看時，這張紙完全扎成小孔，仔細辨認，竟看出字句來，上面是「兒在南齋睡醒時，母已越窗出屋，賊竟乘此時從前闖入，兒只呼喊半聲，即入賊掌握，事急速救，鐵麟。」鐵鈴叟花承潤便遞給昭德夫人看了，昭德夫人此時淚流滿面，站起來向崔孝義深深一拜道：「崔義士你此番能够這麼不顧生死來替我鐵麟兒盡心，倘得祖宗陰靈護佑，能把我鐵麟兒從魔手中救出來，我母子生生世世不忘大德了。」崔孝義趕忙往旁閃避着，不敢受昭德夫人的大禮，口中忙說着：「我是義不容辭，應該盡力，請夫人和花三爺趕緊入手搭救他才好。」花承潤忙問道：「鐵麟公子是否被禁這鎖鎖上，他們住在那個店中？」崔孝義道：「並沒住在這裏，從此往東北走，也就在不足二十里外，有一個小驛鎮，名叫黑河驛，那裏只有一家店房，倒是極容易找，不過敵人很是狡詐，他們時時在提防着，千萬不要打草驚蛇，若被他們逃竄，離開黑河驛，就不容易再追捕他們了。」花承潤點點頭向昭德夫人道：「我們首領已經傳下火印竹符，只令在金沙嶺一帶堵堵，可是這位崔義士所說，分明已經離開金沙嶺的地界，我要在這一帶找尋他們，好歹也要叫首領得知公子的下落。」昭德夫人點頭道：「花叔叔，你要去找尋一下，這裏一定散佈着我們玉冰嶂的人了。」

崔老義也向昭德夫人告辭，昭德夫人點點頭道：「好吧，我不留你了，不過你不要離開這裏才好，只要你形藏謹慎，還不致有什麼危險，這裏或者有什麼事，得向你質問，你只在店中靜候消息吧。」崔老義答應着，退出屋去，回轉自己房間，花承潤這時還沒走，昭德夫人慨然嘆息道：「江湖上有肝胆，有血性的，還很多呢，此人竟自不顧自身的危險，竟自來報信，鐵麟兒能够保全了性命，全仗他這次的効力了，我們必須設法報答他才是。」花承潤答道：「這些事倒無庸掛在心上，他心懷舊主，很願意仍然到仙猿嶺二俠莊効力，我們事完了之後，請求仙猿嶺的二位莊主，恕過他已往之錯，另眼看待他也就是了，夫人可要緊自留神，我去去就來，沒有多大耽擱。」花承潤立刻出了房間，看了看院中，尚有客人們出入，自己神色上一些不帶慌張，走出店門，街道上已經漸漸的清靜了，附近的鋪戶全把門板上好，熄燈歇息，花承潤遂直奔西鎮口，這條街是越走越黑，離着鎮口有十幾丈遠，花承潤腳下也加快，想從這鎮口穿出去，故意的向着金沙嶺鎮外那個咽喉要路闖一下，看看有阻擋沒有，往前又出了二十丈來，才待縱身往鎮甸外竄，忽然由外面飛蹤進一條黑影來，往鎮口裏一落，身形輕巧，落地無聲，鐵鈴曳花承潤見這人動作，非常敏捷，他似乎也避着什麼人，恐怕被人撞見，花承潤這時正貼在臨街一個大門口旁，自己的身形也不願意叫他看見，却也往門道這邊一恍，身脊背貼着這家的大門，預備等這人過去後在暗中跟綴他，此人進得鎮甸後，貼着北邊牆跟下，輕着脚步，緊走過來，花承潤心說：「這可糟，這時別處要有人過來，他定然也要往這大門洞內躲閃，非和他撞在一處不可了，此人走着已經到了花承潤貼身的台階旁，花承潤突覺得背倚着的這兩扇大門，也沒聽見響聲，竟自猛然開了，花承潤若不是身形輕快，險些個倒摔進去，脚下一用

力，把腿站穩，一回頭，門裏開門的這人竟也「啣」了一聲道：「這可巧怎麼這裏還有把門的？」花承潤才要答話時，又因爲台墻旁尙有那個行動詭祕的人在那裏等候，花承潤話沒說出口，開門的這人，猛然呼的一聲，竟把大門關閉，可是台墻下這個人，在走過這門口時，發了一聲冷笑，花承潤覺得眼前所遇到的，全十分離奇！心中一動，想着不管你是誰，我反正先攔擋你一下，那人這時已走出五六步去，往前一縱身，竄了過來，低聲喝問：「你是什麼人，竟敢攔我？不綽緊答話，我可要動手了。」這人猛的一轉身，和花承潤站了個正對面，雖然離着很近，因爲在黑影中，自然辨不出面貌來，只看出他年歲很輕，依花承潤見他不肯答話，帶怒說道：「你莫非是啞叭？」花承潤可是跟着右手一揚，向他臉上打去，這人一恍身，竟自閃開，却向花承潤道：「朋友，怎麼發財不認識老鄉親，你別欺負我老實人，你若真有胆量，隨我到村口來！」這人不等花承潤答話，他一下腰腳底下展動如飛向村口奔去，花承潤此時真不敢斷定他是怎麼個路道，十分戒備着，追了下來，趕到追出村口，見那人停身在小樹林前，鐵鈴叟花承潤撲了上來，才到近前，只聽他說道：「花三爺不認識小人麼？我是二俠莊陶莊主麾下我名叫周福。」花承潤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怎麼樣，我們的人全在那裏？」這周福從囊中取出一面竹符遞與了鐵鈴叟說道：「奉首領之命，叫我們在這裏等候雪山玉冰嶂下來的人，限在三更前，趕到黑河驛，千萬不要誤事，我還要傳這命令，三爺可趕緊遵着首領之命辦理吧！」周福說罷如飛而去，鐵鈴叟得到首領的命令立刻翻回來，進莊口騰身躍起，竄上房頭，順着沿街的鋪房民房如飛趕回店中，見昭德夫人那裏已把隨身的包裹收拾好，花承潤一進來，昭德夫人問道：「怎麼樣？可見着我們的人麼？」花承潤趕忙說道：「首領那裏已然得

着信息，立刻打發人前來找我送信，叫我們趕奔黑河驛，這樣說起來，事情還算順手，我們不要耽擱，要趕緊趕下去才好。昭德夫人把包裹背在身後一顧，肩上肋下抄過包裹角來，胸前斜打繡花扣，包裹繫好，花承潤也把自己的包裹背在身上，從兜囊中摸出一塊銀子，擲在桌上，作爲客飯錢，這時店中的客人多半入睡，不再招呼店家，一同走出屋來，鐵鈴叟花承潤頭一個竄上房去，昭德夫人跟踪而上，翻出了店房，仍然在屋面上輕登巧躍，如飛的撲奔西鎮口，出了鎮口外面黑沉沉一片曠野，只借天上星斗之光，略辨路徑，花承潤仍然是在頭裏開路，剛轉進大道口，在路旁暗影飛蹤出來一人，鐵鈴叟花承潤低聲喝叱：「什麼人，阻我去路！」來人却答道：「一線天的韓二虎，可是三爺麼？」鐵鈴叟花承潤聽出是自己的人，這才放了心，遂往前緊湊了兩步，低聲招呼道：「二虎，這裏有我們按的卡子麼？」這時韓二虎湊到近前，低聲答道：「首領已然從這裏佈置起，在沿路上安置了五處暗卡，直到黑河驛，全有我們自己的人，首領已經得了信息，知道三爺這時準到，叫我轉告三爺，務必要趕緊的趕到黑河驛，對手的人，二路接應已到，今夜的事很扎手，只怕他們一警覺，在暗中移挪了隱匿地方，或者挾着公子一走，那就費了手脚，並且我們去搜索他，反倒要提防着他們分出人來，反向我們挑戰，二俠莊的兩位莊主早過去了。」這時昭德夫人也到了近前，聽到這情形，知道事情還不容易那麼順手，前途阻礙尙多不敢耽擱，立刻跟鐵鈴叟花承潤過了這道卡子。順着黑沈沈的大路，撲奔黑河驛，把夜行術的功夫，施展開，疾走如飛，雖說是已經安置了自己的人，在沿途把守，可也不能步步全有人，何況這條道路離開鎮甸之後，一片荒涼的野地，到處全是叢林深草，荒山野嶺，得時時的防備敵人，這時反往這條路上搜索真能遇上倒不怕什麼，此來只爲的

找他們，可是若把他們放過去，到黑河驛撲了空，事情可就危險了，他的黨羽們撒出來，沒有個不跟自己的人接觸，他若是看出雪山這裏已在預備着堵截他們，定然要先把鐵麟公子移挪開附近一帶，那就越發難辦了，昭德夫人心急如焚，鐵鈴叟花承潤也是恨不得一步趕到黑河驛，所以脚下全非常快，離着黑河驛也就是二三里之遙了，眼前經過處，正是一片野嶺下荒草極深，道路又極窄，全是加着十二分小心，輕登疾蹤，從這野嶺邊上往前出來有兩三箭地，正下了野嶺的一道斜坡，鐵鈴叟花承潤在頭裏，夫人緊隨在身後，花承潤突然覺得在這嶺下面一排矮樹的後面，似乎有黑影閃動，不過這種地方決看不真切，鐵鈴叟花承潤並沒招呼夫人留神，他已經頭一個縱身竄下斜坡。堪堪的已到了這排小樹的近前，忽然嘩啦的一聲，從樹隙中竄出一人，此人一現身，也不發話，人到，一口明恍惚的厚背刀砍下來，這種出其不意的襲擊，十分猛烈，花承潤往左一斜身，刀已經擦着右肩頭砍過去，花承潤怒叱一聲你敢暗算花老子，身形往回一帶，雙掌交錯，左掌一穿，已經向這人咽喉下猛戳，此人刀砍空，跟着身軀往右一閃，掌中刀從左往回一帶，這口刀橫着往他自己身後倒翻轉來，竟反向花承潤的背上橫劈，昭德夫人此時也趕到，早把金索五雲抓撤到手中，這種情形下，更用不着答話了，左脚往前一上步，金索五雲抓抖起，一尺見圓的抓頭，猛向這人頭上砸來，此人橫刀砍花承潤，花承潤「旋身繞步」把這一刀閃開，可是從皮囊中把一支鐵虎撐抓到掌中，昭德夫人五雲抓砸下來，此人往下一矮身，讓過抓頭，掌中刀翻起，刀刃子向上，竟向昭德夫人五雲抓的索鍊上猛砸上來，昭德夫人腦子上一坐力，五雲抓的抓頭反震起來，向上飛起，昭德夫人順勢一領，把鍊子往後一帶，五雲抓倒翻過來，二次翻起，是從下往上，趕頭竟奔這人臉上打來，此人一

刀對空，趕忙一斜身，脚下用力一點，騰身而起，往外一縱身，已經竄出兩丈五六，身形往地上一落時，嗖的一聲竟自吹了一聲銅笛，可是鐵鈴叟花承潤已然揉身而進，到了他背後，喝聲「你那裏走。」鐵鈴叟已向他背上砸來，此人右腳往前一上步，左肩頭往後一擰，一個倒翻身，掌中刀從下往上翻趕來，刀刃向上，刀背向下，倒掛金蓮。「烘雲托月」這一刀反向鐵鈴叟花承潤的腕子上撩來，此人的刀法實有不平庸的本領，鐵鈴叟花承潤趕忙的往回一撤招，可是右腳往前一上步，閃開他的刀頭，身形欺到此人的左側，掌中虎撐向他的左肩頭上砸來，花承潤這支虎撐比平常遊方治病的使用，大着一倍，虎撐裏面鋼丸子也響，稍一震動，帶出一片嘩楞之聲，此時這齣手左腳往回一撤，身軀往左一沉，「跨虎登山」式，掌中刀二次翻起，向花承潤的右肩頭上劈來，可是這時昭德夫人金索五雲抓已然如暴風疾雨般，猛襲過來，此人憑一口刀，對付這兩人，雖不能取勝，可是刀法純熟，力大刀沉，一時還收拾不了他，這三人在這野嶺下這一動上手，彼此也就是才走了七八招，突然從對面來路上連響了兩聲銅笛，如飛的又竄過兩人來。一個提一口長劍，一個是一口金背刀，這兩人一撲上來，威猛異常，那個使長劍的，竟自招呼他的伙伴「只管下手收拾這兩個，這正是奉旨嚴拿的逆黨，別叫他們走脫了。」才趕到的這兩人，對付鐵鈴叟花承潤，先前那個，單獨的對付昭德夫人，這一來敵人加增了力量，鐵鈴叟怒吼一聲，把掌中的虎撐揮用開，使用這種兵器，全仗身手輕靈巧快，內力充足，因為兵器太短，只能用進手的招術，得欺進敵人的兵刃內，才能往上遞招，花承潤以這支虎撐在江湖上闖蕩了四十餘年，另有不同的手法，又走了五六個照面時，那個使金背刀的，抽招略慢，鐵鈴叟花承潤用了手「倒點金燈」，竟把他金背刀振出手去，往前一趕步，用

掌中虎撐向他脊背上便砸，可是從斜刺裏又飛躍過一人，一條十三節練子槍已經向鐵鈴叟花承潤斜肩帶臂砸下來，鐵鈴叟往後一撤身，讓過練子槍，那使金背刀的竟得竄上一道高崗，如飛逃去，花承潤和這使練子槍的戰在一處，昭德夫人却對付一個使長劍的，夫人把一身本領施展出來，金鎖五雲抓，頗具威力，鐵鈴叟花承潤使這種虎撐形同空手進兵刃一樣，完全將身把形欺進去，使用擒拿手進身的招術，可是這支虎撐還是專能剋制敵人的兵器，硬接硬砸，動手到六七招竟被鐵鈴叟，把練子槍梢抓住，兩下猛力一奪，花承潤用虎撐往練子槍身上一砸，敵人幸虧是撒手的疾，若不然虎口非被振裂不可，此人身形一轉一個燕子穿林式，往旁邊一段嶺腰蹤去，花承潤喝聲：「你那裏走？」俯身向前猛撲，這人一抬手一點寒星脫手而出，亮銀鏢帶着風聲向花承潤的面前打到，花承潤哈哈一笑，虎撐往上一翻，把這支鏢磕向半天，身形隨着蹤起，也飛蹤上嶺腰，這人翻身逃走，花承潤緊追下來，這裏只剩了昭德夫人，和這使長劍的力戰，這使長劍的劍術上頗見功夫，此時他這口劍用了手「乘龍引鳳」，劍鋒奔昭德夫人的肩頭上一刺，可是往下一壓劍柄，却往左臂便削，昭德夫人用右手一抄，金索的前半截猛然右掌的挽手上一提，身形是從右往左一個翻身，竟用五雲抓的金索順着他的劍身往劍頭上猛一掛，這種借力用力竟把這口長劍蕩開，可是一翻身時五雲抓已然翻出來，玉帶圍腰，抓頭已到了此人背後，正往這人的腰上纏來，可是此人的身形好快，往起猛一拔，騰身而起，竄起來有丈餘高，身形向前落去，五雲抓二次用了空招，昭德夫人往回一帶，挽手，腰上一用力，已然飛撲過去，掌中這條五雲抓從自己身後猛翻起來，這次是連人帶五雲抓一塊往下落抓頭仍向這人的後腦上抓來，此次昭德夫人跟的十分疾，可是昭德夫人身軀到，此人趕情早有提防他往下

一落時，左脚已經滑出半步去，身軀往後一轉，掌中這口劍太公釣魚，劍尖奔昭德夫人面門上削來，此次他這招術用得非常險惡，他幾乎是和昭德夫人同時撒招，五雲抓抓下來他的劍也落下來，昭德夫人只好往左一偏頭，可是他這一劍連三式，是劈頂樑削右肩斬左臂，你躲迎頭，再避不開反腕子斜削肩，看着劍鋒已到了，昭德夫人的右肩頭上，這種鋒利的寶劍，只要被他沾上，昭德夫人這條右臂就得廢了，千鈞的一剎那，忽然偏東邊黑影中一聲暴喊，清廷走狗也敢到邊荒賣狂！撒手！隨着喊聲，此人已撲到，兵器遞過來，正交到敵人的長劍下，往起猛一撩，使劍的這個主兒，他竟認得來人是二十年前江南道上名鎮武林的飛虎旗陶義，他趕忙抽劍，就這樣這口劍還沒全退出去，被鐵旗的尖子擦在劍身上這口劍竟向後飛揚回去，此人竟借着劍勢，足踵往地上猛一蹶，身軀倒竄出去，口中却在招呼：「老兒你隨我來！有好朋友在等你。」虎陶旗義一矮身，揉身而進，口中在喝叱道：「猴兒崽子今夜再叫你逃出手去，我從此退出江湖。」這種身形追的非常快，昭德夫人見飛虎旗陶義趕到，精神一振，知道自己人全到了，把五雲抓的抓頭往掌中一帶，提住抓頭，騰身飛蹤，緊隨着飛虎旗陶義的後踪追趕下來，鐵鈴叟花承潤也在將要取勝之時，動手的人虛砍一刀，竟自退去，此時對於這般攔路邀劫的人，決不肯再放鬆了，因為放走他們鐵鈴公子就有極大的危險，鐵鈴叟花承潤也怒罵一聲，隨着撲了下來，此時這帶黑暗異常隔開六七尺遠，就辨不清形跡所在，不過大致的看得這羣惡徒，還是奔黑河驛這條路上，方向不差，跟踪追趕，這動手的人全散開了，各自東西，眨眼間已經被他們逃入黑河驛鎮甸內，這一來隱身的地方太多，鐵鈴叟花承潤和昭德夫人在撲進了驛鎮，不止於敵人不見，連飛虎陶旗義也不知去向，鐵鈴叟花承潤和昭德夫人是從驛鎮南首搜

索進來，此時一東一西，沿着驛鎮的兩邊排搜了一週，這黑河驛驛鎮並不大，由南往北不過半里之遙，趕到會合一處，順着這條街道兩邊的鋪戶屋頂，翻回來往驛鎮的南口這邊，再向裏搜查出來有二三丈遠，鐵鈴叟花承潤在對面的房坡上輕輕一擊掌示意，昭德夫人不要往前進，昭德夫人趕緊把身形停住，伏下身去向前面查看，只見眼前的形勢果然像是一片店房，四方的一個大敞院，有二十多間房子，院裏並且停着兩乘駝轎，鐵鈴叟花承潤已經一縱身，晒着一片房坡飛蹤過去，落在這店房的廂房後，房坡上，昭德夫人也跟蹤趕過來，只見這道大院落中，各處房間全是黑沉沉，只有偏着東北一道小院簷頭下透露燈光，鐵鈴叟花承潤輕身提氣，翻到正房屋頂，繞過來奔這道小院，昭德夫人卻從店門這邊過道的頂子上翻過來，也撲奔這小院的南房，鐵鈴叟花承潤已經翻到小院北房的簷口，身軀一轉，手按着房簷子，一轉身把身軀飄下去，可是用兩手抓住簷口，先前是面向裏，猛然身形一翻，已經轉過去，臉朝外兩手倒據簷口下，平身往起一提「倒捲簾」，雙足尖找着簷口，却把上半身垂下去，腰上一疊勁，反揜着身軀，復往起一捲，兩手已抓住了窗戶上的橫柵子，竟把窗紙點破，往裏偷窺，昭德夫人提命索五雲抓給鐵鈴叟巡風瞭望，鐵鈴叟花承潤向屋中看時，只見下面是三間屋，兩間明做，一個暗間，點着蠟台，屋裏頭很亮，在屋中正有一人倒背着手來回走着，暗間的門帘垂着，聽不見什麼聲息，這人在一抬頭時，鐵鈴叟花承潤驚的一驚，此人好威嚴的相貌，年紀就在四旬左右，赤紅臉濃眉巨目，帶着威嚴逼人，二目神光炯炯，不住的眉頭緊皺，似乎有很着急的事，鐵鈴叟花承潤看不到鐵麟公子，不敢斷定這屋中就是敵人，自己正在要設法試探一下，忽然聽得昭德夫人那裏輕輕擊掌示意，這一定是有人到來，鐵鈴叟花承潤趕緊雙腿從房簷口往下一

退，手底下輕輕一推窗上的橫槓子，身軀倒縱下來，落在了窗下，一轉身見昭德夫人正向自己點手，花承潤趕緊一個「燕子飛雲蹤」式，竄上了南面屋頂，昭德夫人却反身一縱，又越過一層房坡，往下一矮身，花承潤也隨着夫人的身形跟踪翻過來，也把身形伏下去，就在這剎那之間，突從那東邊客房屋頂上飛縱進兩條黑影，全飄身落到了那道小院內，這兩人一直的走進了北房，花承潤更不遲疑一縱身穿了過來，飄身落在了院中，脚下輕輕一點，已到了窗下，趁着這兩人走進屋中，說話的聲音，鐵鈴叟却把窗紙點破，往裏看時，這兩個正是方才在鎖甸外動手的對頭，他們狼狽逃下來，既進到這屋中，向那屋中人說着話，他們話說得極簡單極快，分明是在報告屋中人，驛鎖外動手不利，此處恐怕不易乃密下去，早作打算，屋中人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向這兩人說道：「我們在黑河驛就這麼一走，太覺難堪，我總要會命這般人才甘心，跟着吩咐這兩人叫他們到裏間好好的守護住了他，本人却要去搜索敵人，鐵鈴叟聽到這種情形，分明是鐵麟公子就在裏間囚禁着，只爲屋中這一個人就要出來，不偏向裏間的窗下去查看，趕緊騰身翻上屋頂，果然屋中這人並沒耽擱，已然一推門奔到院中，手中提一柄八卦紫金刀，來到院中略一張望，騰身而起，竄上了兩邊角門上的牆頭，他竟順着前院東廂房的屋頂，窺房越脊，向那邊撲了去，鐵鈴叟花承潤却向昭德夫人一點手，自己先行飄身而下，昭德夫人見鐵鈴叟呼喚自己，遂也跟着窺到院中，鐵鈴叟直奔正房裏間的窗下，才一舉手，要點破紙窗，屋中的燈光倏然而熄，更聽得撲哧的吹了一聲，花承潤一驚，昭德夫人也才湊到窗下一看這種情形，自己暗道：莫非這羣惡人們又使用詭計了。花承潤也覺得事情沒有這麼湊巧的，向昭德夫人一揮手，叫昭德夫人往房頂上翻過去，提防着屋中人暗地脫逃，花承潤一個箭步，

已到了屋門口，真是一身是胆，絲毫不畏懼屋中人闖出來，竟自闖進屋門，口中却在招呼：「裏面的師父們趕快出來！」鐵鈴手這麼招呼，裏間靜悄悄沒有聲息，鐵鈴手就知道事情糟了，憤怒之下，往前一躍身，到了裏間門口，左手把軟帘抓住，一抖腕子，把軟帘絃擡下來。

第三章 金剛掌義助鐵鈴叟

屋中黑洞洞，花承潤更招呼了聲：「鐵麟公子可在麼？」自己已經把銅虎撐抓到手中，左手把茶几上的蠟台提起，往裏間猛闖進來，燈光中再看裏間那裏還有人跡，後窗的窗口錯開了寸許，鐵鈴手花承潤就知道上了他們的當，自己又是憤恨，又是慚愧，一抖手把蠟台拋在地上，轉身仍然竄到明間，推門飛蹤到院中，翻上屋頂，昭德夫人已然追了下去，花承潤也跟踪追趕下來，連翻過三四家民房，聽到偏着西北一帶犬吠之聲頗急，自己已經望到了昭德夫人的後影，花承潤把腳底下的功夫盡量施展出來，輕登巧蹤，順着民房上撲奔西北，已然追上了昭德夫人，夫人却恨聲說道：「花老師，這羣惡魔們果然厲害，我們竟自被他暗算了，可憐鐵麟兒又被他們擄劫着逃出手去。」花承潤此時十分失意，自己在江湖道中闖蕩一生，還沒受到敵人這麼愚弄，所以一語不發，只是腳下加緊，蹤躍如飛，眨眼間已到了鎮甸的邊子上，可是逃走的人和鐵麟公子絲毫沒有踪跡，順着這片濃茂的野地，一條小路上搜尋下來，這種地方險惡異常，到處有隱匿埋伏之所，花承潤此時可不顧一切，穿着一條小道，緊緊的奔馳下來，追出來有半里多地，眼前地勢忽然開展，可是這片樹林子，形勢上也頗為險惡。他立住脚步，仔細的辨別隱隱聽得靠正北那邊起了幾

聲胡哨 鐵鈴叟在急怒之間，不由的有些希望了，這種口哨的吹法，分明是二俠莊所用的，難道他們已經在那裏埋伏下人堵劫惡黨麼？這時昭德夫人也跟踪而至，這胡哨聲音發自西南，鐵鈴叟花承潤跟昭德夫人又翻過一片民房，已出了黑河驛的鎮甸，黑沉沉的曠野中，這一帶雖是氣候冷，但是在夏季裏一些也能種植莊田，收穫些粗糧，這正是一樣青沙帳的時候，綠野中到處是隱蔽身形的地方，鐵鈴叟花承潤和昭德夫人一出了黑河驛的鎮甸，各自把身形隱蔽起來，仔細的查看四外的聲音，這時胡哨聲已經聽不見，鐵鈴叟正在急怒之間，隱隱的似乎聽到一陣叱咤喝罵之聲，不過相隔很遠，夜風吹到田地裏，又發着極大的響聲，尤其容易和別的聲音混淆，不過方向不差，倘若自己沒聽錯，確是有人在西北這一帶動上手，輕輕一擊掌，招呼着昭德夫人，仍然隱蔽着形跡從莊家地和樹林間一路穿行，趕過有一箭多地來，耳中竟聽了果然有人在不遠的地方動上手，兵刃磕碰的響聲，已然聽的清楚，鐵鈴叟花承潤和昭德夫人一連幾個躡身，飛撲過來，發現在一片榆林前，正有兩人在動着手，一個刀光閃閃，一個劍影森森，這兩下的身手十分厲害，倏起倏落，忽進忽退，在榆樹林邊往覆追逐，鐵鈴叟花承潤向昭德夫人招呼了聲：「動手的大約是二俠莊的莊主，我們上！」鐵鈴叟花承潤一個「猛虎出身洞」式，躡身飛過去了。昭德夫人也一矮身，「燕子穿林」身軀如一縷輕烟，蹤了過去，在躡身時，把金索五雲抓已然抖起，把五雲抓向動手兩人當中猛砸下去，這動手的人往兩下一分，果然看出正是二莊主虬髯叟齊忠，那個敵人却是一個四十多歲江滿客，掌中一柄長劍，鋒利異常，鐵鈴叟身形到，脚下微一點地，揉身而進，從此人的左側襲過去，用左掌向他太陽穴一點，右掌中，虎撐已然推出，向他的華蓋穴上便砸，花承潤這種兵器，往外一露，此人右腳往外

一滑，身形一轉，已然閃開，掌中劍借勢往外一展，向花承潤的雙腿上削來，花承潤一虎撐遞空，他身形撤走，劍反遞到，往起一騰身，拔起丈餘高來，昭德夫人金索五雲抓已經迎着風二次翻起，向此人的右臂上砸來，抓頭如同鷹爪一般，堪堪已經落到他右臂上，此人往左一擰肩，身形隨着往後一帶，右腳撤回去，往他身左側一上步，撤左足半旋身，掌中劍翻過去，「倒打金鐘」，反向昭德夫人右臂上橫截下來，昭德夫人身形也是往下一矮，一振腕子，金索五雲抓的練子一振，抓頭已然飛回來，從自己身左側二次往上一翻，倒甩出來，向他的劍身上纏去，這時虬髯叟齊忠，鐵鈴叟花承潤也全反撲過來，一口金背刀，一支鋼虎撐，齊往上攻，這三人對付這個使劍的江湖客，他可有些敵不住了，只有閃避之功，並無還手之力，這時榆樹林中忽然胡哨聲連響了三次，這使劍的竟自虛砍了劍，在虬髯叟齊忠略微撤身閃避之際，他竟全身一蹶，竄向榆樹林，鐵鈴叟花承潤喝聲：「朋友你這樣走麼？我倒要留下朋友們叫你嘗嘗邊荒的美味。」人隨聲起，已然單踪追過來，此人向榆樹林中一竄，鐵鈴叟身形往下一落，從樹林唰唰的連打出兩般暗器，一支梭子鏢，一支喪門釘，這兩般暗器手法勁疾，花承潤閃開了梭子鏢，用掌中虎撐向喪門釘上一擊，反震回去，把喪門釘打入榆樹林中，花承潤因為這惡黨踪跡一失，事情就不好辦了，今夜要任他完全逃出手去，就算是失敗到底，顧不得什麼叫江湖禁忌，竟全身飛蹤，仍然向榆樹林裏闖進來，樹林中十分黑暗，這是最不利的地方，可是鐵鈴叟此時形同瘋狂一般，連穿過四五排榆樹林來。略微的放心，這榆樹林沒有多大地方，只有五排樹寬，他是沿着道邊子生長的，不過穿出榆樹林也望不到那江湖客逃奔那裏，虬髯叟齊忠和昭德夫人也跟踪趕來，鐵鈴叟花承潤忙招呼：「請二俠往正西，夫人你也跟隨老英雄搜

尋，我往偏北這一帶，他不會逃出多遠去。一虬髯叟齊忠跟昭德夫人答應了聲，全奔正西搜尋下來，鐵鈴叟花承潤往北出來有一兩箭地遠，自己忽然醒悟，這種道路不對，惡黨們挾着鐵麟公子竟往來路逃，怎能往虎口裏送，心中這一想，把脚步一停，就在這時聽得身旁不遠的黑影中有人招呼道：「這裏敢是花三爺麼？還不趕緊追賊，難道任他逃走麼？」花承潤喝問：「什麼人？」此人已經竄過來，往鐵鈴叟花承潤身旁一落，見正是玉冰嶂守山莊的崔孝義，花承潤向他喝問道：「怎麼惡徒們並沒往這條路上來？你們首領現在那裏？」崔孝義道：「首領因為惡黨們狡詐萬分，處處裏用着手段所來的不止於三兩人，到處有他們同黨接應，四下裏故佈疑陣，首領叫我帶着幾名弟兄埋伏這裏，只爲監視惡黨的行踪，不准動手，那個提劍的他已經正南逃下去，從榆樹林穿出來，並沒往前多走，順着偏東的四五棵樹後，轉回去，此時趕緊追趕，大約走不出一里地去，鐵鈴叟花承潤好生慚愧，想不到此番所遇敵人這麼扎手，竟日連番遭他暗算，仍然被他們脫身逃走，遂向崔孝義道：「那麼二莊主和昭德夫人全奔正西追下去，一定也追錯了，你能給他們送個信。」崔孝義道：「三爺這些事不用惦念，往正西出去遠不了，岔道口就有我們弟兄潛伏把守，定然要報告阻攔。」花承潤回答了聲：「好，」翻身退回來，仍然穿林而過，往正南追趕下來，所走的地方，並沒有正式道路，除了荒林高崗，就是積水的泥塘，花承潤把一身所學所能盡量施展出來，如飛的追趕下來，往前一直追出有二里多地來，不止於敵人的踪跡毫無，連自己人也見不到一個，眼前是一條岔道，鐵鈴叟花承潤只得停身回頭查看，不見昭德夫人的蹤跡，自己好生着急，追趕敵人不來時，昭德夫人雖不全落了單，但是倘若夫人也走單了，危險實多，自己不能保護他，更不能把鐵麟公子救回，這個跟頭

要栽到那裏去，花承潤正在遲疑之間，耳聽得偏天一帶的草地上唰唰連響了兩聲，花承潤一蹙身，猛撲過來，見一條黑影橫穿着岔道竄入這道左的林中，後面跟踪趕到一條黑影，也飛蹤趕來，向道左撲去。花承潤疾忙喝問：「什麼人？」這人竟往起一長身，招呼道：「敢是花三爺麼？」花承潤也忙招呼道：「陶老英雄，你也到了，追趕什麼人？」這時兩人湊在一處，來的正是二俠莊主飛虎旗陶義忙答道：「我們從仙猿嶺二俠莊原本預備率領手下得力弟兄，趕奔大雪山玉冰嶂，仙猿嶺頭道卡子出事，花三爺被騙，我們遂趕緊的差派得力的弟兄，往這一帶的路上散佈開搜查敵人，同時更接到首領的命令，叫我們到這一帶把守要路口堵劫敵人，爲鐵麟公子還沒有被他們擄劫離開此處，那知道敵人狡詐萬分，竟在我們佈置之前，用金蟬脫壳之法，暗中已把鐵麟公子移挪，已經離開黑河驛，所以我們一路動手之下，未能把惡黨擒獲一人，全被他脫身而去，這才知道全遇見了勁敵，在黑河驛鎮外，我堵劫上一個敵人，手底下好厲害的功夫，掌中一口劍，爲名家所傳，可是勝負未分之下，竟被他的同黨調走，我焉能讓他這麼脫身，跟踪追趕，才到這裏，慚愧得很，依然被他鬼脫而去，花三爺怎麼樣，鐵麟公子可有些信息麼？」鐵鈴叟花承潤道：「這場事叫我慚愧萬分，這真是瓦礫不離井破，成名在江湖，依然要毀在江湖上，這次我花承潤竟自連番失敗，黑河驛十拿九穩的能夠找到鐵麟公子，不幸又撲空了，正因爲追趕敵人到這裏，眼前有兩條岔道，不知奔那裏走爲是。更担心着昭德夫人也跟我下來，我好歹也得保護她的安全，所以遲疑着沒跟踪趕下去，要等待昭德夫人到來，一同往下搜尋。」飛虎旗陶義道：「花三爺不用担心夫人的安全，我拜弟齊忠已然和夫人會合一處，他們往正西搜尋下去，現在我們不必就認定了一定會失敗在敵人的手內，我們

領袖老謀深算。在這一帶佈置的不爲不週，黑河驛再往下搜下去還有我們一道卡子，或者就許能把匪黨踪跡得着，我你還是往下搜尋不必遲疑了。」鐵鈴叟花承潤道：「陶老師，前面這股岔道，一條奔西南，我們是奔那裏爲是？還是彼此分開搜尋好呢？」飛虎旗陶義道：「這一帶浮沙滿地，足跡宛然，我們不妨辨別一下子，再定行止，花三爺以爲如何？」鐵鈴叟花承潤道：「我沒帶着亮子，如何查看？」飛虎旗陶義道：「我倒預備了千里火，花三爺隨我來。」鐵鈴叟花承潤跟隨陶義直奔岔道口。飛虎旗陶義此時已然把千里火從囊中掏出來，從竹管把火摺拔出來，迎風一幌，立時閃起火光來，俯身向岔道口的地上查看時，從正南這條道浮沙上面現着許多紊亂的蹄跡，沒有人的脚印，再轉過來往西南這條岔路口看時，地上的足跡宛然，似有三四個人從此經過的情形，這一帶地勢十分荒涼，就是白天這裏也不會有許多人往來經過，飛虎旗陶義向鐵鈴叟花承潤道：「花三爺，你看怎麼樣，看這種情形，似乎從這裏走脫的。」鐵鈴叟花承潤哼了一聲，點點頭遂說道：「陶老師，你把亮子給我，咱們仔細看看，別叫這羣猴崽子把咱們弄到迷魂陣。」遂把火摺子接過來，把上面的灰燼又抖了抖，順着這岔道一步一步的往前看下來，走出十幾步來，失聲笑了出來，飛虎旗陶義也跟了過來，問道：「花三爺怎麼樣？這羣敵人們又在弄手段了麼？」花承潤道：「我疑心到有這一手，果然是這般猴崽子們故弄手段，陶老師你看全是從這裏走脫的。」飛虎旗陶義仔細往道上一看時，也立刻瞭然，地上的足印至此而止，再往前就沒有脚印了。遂也恨聲說道：「這羣惡黨，果然是個敵手令人實不能輕視。」他說話間，兩人立刻退回來，仍然轉到奔正南的這岔道口，仔細再查看時，在地上的蹄跡間，發現了似有人在這裏施展着輕身飛躍的功夫，只用脚尖輕輕一點地，輕輕蹤起

出去，兩三丈外往下一落，二次再騰身，他是連着飛躍出去十幾丈外，統共的只現兩個半截的足印，分明是從這條道退走無疑了，鐵鈴叟花承潤跟飛虎旗陶義商量好，仍然從這裏順着這條道路追趕下來，這條岔道不過一里多地遠近，隱隱的竟聽到了有犬吠之聲，離着停身處不過半里多地，飛虎旗陶義向花承潤道：「前面犬吠聲定有村莊住戶，我們留意一些，要搜查他一番。」這兩人一前一後，直撲這犬吠之處而來，所經過之處，盡是莊田，趕到把這片莊田全走過去，望到了前面黑沉沉一片，有樹林繞圍着。鐵鈴叟花承潤和飛虎旗陶義，對於這片村莊雖則沒看出什麼可疑的地方，可是敵人既已撲奔這裏，不得不加以謹慎小心了，這兩位老俠把身形掩蔽着撲奔小村的西村口，才到村口附近，雖然脚下很輕被村外的野犬發現，狂吠起來，此歇彼繼，任憑你多大本領也制止不了這種野犬的狂吠，鐵鈴叟花承潤和飛虎旗陶義遂移轉方向，貼着村邊上繞過來，這時犬吠聲略微的少些了，遂從北面村子邊上闖上了民房，到了屋面上，查看這全村統共不過百十戶人家，並且是多半土房屋，看情形是一個極貧寒的農村，這種地方離開了官棧大道輕易是沒有人往這裏走，敵人分明是奔了這裏，鐵鈴叟花承潤和飛虎旗陶義在民房屋頂上輕登巧蹤，到了這小村當中，貼近街道一帶村當中，只有一條長街，其餘的全是小巷，往下面看，黑沉沉一片沒有燈光，村民們早入睡鄉，這種情形怎能搜尋敵人的踪跡，這兩位老俠遂從民房上分開，一東一西，各自搜尋，到村子頭上越過街道，從對面再往一處聚合，鐵鈴叟花承潤由西往東，從南面村子翻過來，連越過十幾家，竹籬茅舍全靜悄悄黑沉沉，鐵鈴叟花承潤已然望到飛虎旗陶義也撲奔過來，兩下裏已經快集到一處，相隔着也就是五六丈遠，驀然間從一片屋頂飛墜起一條黑影，往小巷中落去，這人的身形輕快異常，

分明是江湖道中的好手，花承潤跟踪而起，竄到一處矮牆頭，向這條黑影落下去的地方查看，這時飛虎旗陶義也跟踪趕到，見下面是一條橫穿這一帶民房的南北小巷，前邊通到街心，後面通到村邊，花承潤查看的很疾，這人身形多快也不會逃出村口，可是這人踪跡已杳，飛虎旗陶義似乎也等到這邊的情形，認爲這條黑影踪跡離奇，仔細查看，這條小巷中一共有四戶人家，座東向西一個略微整潔的門戶，從房上看，房屋也較多，有三道院落，偏着南邊，似乎有些燈光，鐵鈴叟花承潤和飛虎旗陶義，遂從牆頭翻到他院內，看他院中情形似乎是一家富農人家，前面一個寬大的院落，堆着許多農具，往南搜尋過來，越過當中一片院落，靠南邊很長的一道院子，却是東房爲上，正面是三間，南邊有一排做棚式的屋子，像是鄉農人家的倉房，堆積食糧的所在，這燈光就在這院內的北房，花承潤向飛虎旗陶義一打手勢，自己輕身蹤落在正房前，飛虎旗陶義却在房面轉了一週，查看四週，提防有人闖了來，花承潤已經貼近窗下，隔着紙窗忽聽得屋中人一陣狂笑道：「你不要忙，魚兒沒有不上鉤，我就不怕這個魚會把我的網撞破了，好歹我也要撈着兩條，好作下酒物。」花承潤一聽屋中人說話情形分明是故意做作，遂把窗紙點破了一小孔，往裏窺視，只見這屋中雖沒有什麼陳設，收拾的倒十分乾淨，一看屋中的人，花承潤就知道這是敵人故意的在此等候自己了，在貼近窗前燈光旁站着一個年約四旬左右的壯漢，身量高，劍眉虎目，相貌十分威風，穿着一身藍綢子短衫褲，一條大辮子盤在脖子上，桌上放着一柄長劍，靠牆那邊倚坐着一人，年紀和他不差上下，黃焦的一張臉面，禿眉毛，黃眼睛，生得相貌帶着十分奸詐，穿着土黃綢子長衫，黃銅鈕扣，手裏圍着一對鐵胆，滿臉帶着怒容，這時却向站在桌前那人說道：「子彬你不要過於放大意了，我們真若是不能撈回

兩個去，這羣叛黨越發張狂起來，從此再不會把我們放在眼中，無論如何給他些顏色看，叫他們嘗嘗我們的手段。」站在窗前那人仍然是神色自如的說道：「婁大人雖然是這羣叛黨們還有扎手的，但是我還沒把他們看在眼內，釜底之魚又能夠掙扎幾時，只要他們真個大胆的跟踪下來，那是自投羅網，看他有什麼本事再逃出手去，這個時候或者就許到了，也未可知。」花承潤聽到屋中這兩人說話的情形，分明是早有計劃，故意的來到此處等候，叫我們入他的羅網，好大的口氣，花三爺若是不敢和你撞一下子也枉稱雪山四俠了，花承潤忽然把手掌一舉，就要往窗上一拍，忽然飛虎旗陶義在屋頂上輕嘯了一下，向他打起招呼來，鐵鈴叟花承潤把手縮住，往後一撤身，一個「旱地拔葱」飛登屋頂，飛虎旗陶義用手向北邊這所房子中院一指，鐵鈴叟花承潤見幾丈外一片房簷口往上冒起黑烟，就在查看之間，只見黑烟中竄起火星子來，鐵鈴叟花承潤和飛虎旗陶義趕緊各自縱身，往南退出兩排屋頂，已經離開這所宅子，這時前面起火之處，立刻人聲吶喊，銅哨連鳴，飛虎旗陶義遽然醒悟，這種銅哨分明是官家所用，就知道此處是敵人埋伏的所在，才和鐵鈴叟花承潤把身形隱蔽住，猛聽得這個小村四外吶喊殺聲，跟着那起火的宅子內屋面上連竄三個敵人來，兩個是屋中所見的人，另一個年歲很輕，往一處一聚合，立刻各自四散分開，三面搜尋下來，小村的四週，燈火通明，亮子油松相繼燃起，鐵鈴叟花承潤和飛虎旗陶義此時已翻到小村邊，向外查看時，這座小村全被官兵四面包圍，最奇怪的是官兵潛伏的所在，令人真有些驚心，事前竟能那麼嚴密，自己和飛虎旗陶義撲奔這小村絲毫沒有覺查，此時只這村南一面所看到的就有百餘名官兵，還是一半弓箭手，一半長槍手，把這小村的出路完全遮斷，方才那宅子起火的地方，已經有許多人去撲救，花承潤和

飛虎旗陶義全不明白這火是誰放的，這時鐵鈴叟花承潤認定了既被包圍，又何必再隱匿形跡，乾脆不如現身動手，先和裏邊主動的人拚一下子，外面官兵雖多，何致就被他們擋住不能闖出去，花潤承一聲向陶義招呼道：「陶老哥，我看咱們上吧。」鐵鈴叟花承潤更不等陶義答話，一翻身，反縱回來，往院中一落，這就要發話向裏面招呼，飛虎旗陶義，見鐵鈴叟花承潤安心和敵黨一拚，自己也不會含糊了，遂也一揚手，把鐵旗撒在手中，身形還沒蹤起，突見由東邊屋頂上猛現一條人影，往房上輕輕一落，立刻又騰身蹤起，已撲向鐵鈴叟花承潤身旁，花承潤本待是向屋中人叫陣，這時竟有人驀然襲擊到身旁，一縱身，雙掌往外一推，對付來人，那知這人雖則落在花承潤的身旁，並不向前進招，低啞着聲音說了個「來」字，身形立刻蹤起，已經飛登北房頂，這種倏起倏落的身形，真是捷如飛鳥，一現一隱，恰如電光石火一般，鐵鈴叟花承潤覺出來人對自己另有用意，所以也沒喊出聲來，身形是跟踪而起，也縱上北面的屋頂，飛虎旗陶義竟自從東邊屋頂上轉過來，如飛追趕過來接應，可是前面那人，更不停留，已經翻出這段院落，花承潤跟踪追趕，絲毫不肯放鬆，倒要看來的究竟是何如人，不過心裏可準知道此人對自己決無惡意，一連翻過五處民房，到了這小村的邊上，這時偏着西北火勢越着越旺，這小村統共不大的地方，只要在屋頂上全村都可以看到眼中，鐵鈴叟花承潤借着這片火光，已經恍惚的看到前面這人，年歲並不大，是個少年模樣，自己心中好詫異，雪山玉冰嶂決沒有這麼個人，雖則望到他僅是背影，若是自己人，也能看得出來，倘若是仙猿嶺二俠莊的決不會這樣隱隱藏藏，和自己正式對面，這時已經到了小村口這邊，這少年飛身蹤起，竟自竄向村外，這時花承潤竟自不顧一切的跟踪撲向村口，可是身形才往村口外一闖，一片小樹林中

銅笛連鳴之下，吶喊殺聲，亂箭如雨，齊向村口這邊射來，飛虎旗陶義見前面那少年並不退縮，他竟自從腰間撒出一條軟兵刃，盤旋飛舞，把亂箭崩得四下紛飛，身形已經猛撲過去，這時飛虎旗陶義也跟踪趕到，見鐵鈴叟花承潤，已然闖出去，自己遂也跟踪而進，更已證明這少年，完全是接應鐵鈴叟花承潤而來，這一隊官兵箭手，雖然厲害，可是毫沒阻擋住闖出去的人，反倒被這少年和鐵鈴叟打傷了十餘名，到飛虎旗陶義出村口時，不過只避開三四條冷箭，安然離開樹林一帶，跟綴着他們的後影，向西南闖過來，可是才衝出一箭多地遠，這裏又是一片很密的大田，前面兩人才到了半路轉角處，突然從那田地裏一陣銅笛連鳴，弩箭如雨，射過來，飛虎旗陶義此時已然追近了，鐵鈴叟花承潤的身後，在伏兵又已發動之下，無暇向鐵鈴叟花承潤打招呼，先得抵禦這羣官兵箭手，這三人此時如同生龍活虎一般，官兵雖然隱身在莊稼地內，可是那少年好生勇猛，並且胆大包身，他竟向田地內猛撲過去，身形往莊稼地內一落，他手中這條兵刃揮動之間，把那莊稼地壓得倒下去一片，裏面伏守的官兵，一陣呼噓喊叫之聲，受傷的好幾名，再不能在裏面隱匿，四散逃竄，鐵鈴叟花承潤也隨着撲了進去，把這裏潛伏的官兵，追擊得四散逃竄，那少年始終是一句不答，竟向那偏着西北角莊稼地旁岔道，如飛竄過去。飛虎旗陶義跟踪趕下來，這時却向鐵鈴叟花承潤招呼道：「花三爺，少年究竟是何人，我們現在奔那裏？首領可有命令，不叫離開黑河驛一帶。」鐵鈴叟花承潤腳底下並不停，口中却在答着，我和此人素昧平生，我正要知道他一切，我們先追趕上這位朋友問一問，前方那位少年仍然腳下不停，也不答話，這種情形十分可怪，飛虎旗陶義也知道此人究是何如人，與我們雪山派門下有什麼淵源，這麼捨命相救，遂而不再多說，把輕身術施展開，

跟踪追趕，所經過的地方，全是荒僻山道，鐵鈴叟和飛虎旗陶義因爲他既不肯答話，遂也不再發話招呼他，只跟踪緊綴下來，約莫走出有三四里來，眼前的道路竟自撲向一座荒山邊山一帶，飛虎旗陶義此時倒約略的辨別出眼前的形勢，這是巴安以東地名叫黃沙崗，是一個極荒涼的地方，這座黃沙崗沒有通行的道路，上面到處裏叢生野木，是出名的一座險地，就是採樵的人輕易也不敢到裏邊去，只要往裏走，非迷在山裏不可，雖則是一處高山，形如極大的森林，滿山遍谷盡是樹木，就是樹木略少的地方，蓬蒿荆棘也把往裏邊走的道路塞斷，可見這少年竟奔這裏竄下來，鐵鈴叟花承潤此時也認出這個地方，不是能去的地方，在這少年竟自順着邊山從一個亂草堆積的山口，往裏翻進去，鐵鈴叟花承潤遂發聲招呼道：「朋友，既有相助之意，何妨示我姓名，我們現在還有許多強敵得應付，尊駕把我們引到這裏究屬何意？若不明言恕不奉陪了。」鐵鈴叟發話間，把身形停住，不肯再往山口裏追趕。那少年在這時把身形一停，回頭招呼道：「老俠客們不必多疑，寒舍就在這黃沙崗內，奉家父之命，前來請花老伯到裏面一敘，更有要事商量，敵黨耳目衆多，所以不敢和老俠們答話，請放寬心，決無惡意，隨小姪來吧。」鐵鈴叟花承潤聽這少年說話十分謙和，只是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遂也不肯追問，飛虎旗陶義此時也湊到鐵鈴叟近前，遂向花承潤道：「人家既然以禮貌相請，我們若有退縮之意，就不够朋友了，花三爺，這是有名的亂山，隨着人家進去開開眼，又有何妨。」鐵鈴叟花承潤答了聲「好」兩人立刻騰身躍起，竄進了山口內。那少年蹤躍如飛，在前面引路，趕到入山口一箭多地，越發顯得這一帶難走了，到處裏蓬蒿阻路，怪樹叢生，並且所經過的地方，除了一處處的亂石嵯峨，就是那浮動的石沙，脚一落下去，就得陷進半尺，像這種地方，莫

說是黑夜，就是白晝間，也沒有人肯往這裏走，少年這時倒是一變先前的態度，不時的打招呼，叫鐵鈴叟花承潤，飛虎旗陶義留神着這裏多年淤積的浮沙，花承潤和陶義全是各有一身輕巧絕技，雖則這一帶的道路險峻難行，對於這少年老俠客倒還沒放在心上，緊隨着少年的後面，一路蹤躍疾馳，越高崗，穿叢林，在這亂山裏約莫走進有三里多地，這就仗着鐵鈴叟花承潤，飛虎旗陶義看出這少年決非惡人，所以放胆的跟隨着，此時連方向全不易辨別了，又轉過一片亂山頭，忽然眼前形勢一變，沿着一段三四十丈高的山嶺下，一色的松柏樹，行列整齊，不像先前那麼紊亂，山道上的浮沙略少，荆棘蓬蒿而似乎被人清除過，在這松柏林前，竟現出一條道路來，前面這少年脚下略微的放慢了，趕後轉過這松林，立刻停住脚步，鐵鈴叟花承潤，飛虎旗陶義，已然到了少年身旁，少年用手向前一指道：「二位老俠客，請看寒舍就在那邊」荇承潤陶義，順他手指處看去，只見一二十丈外，是一片十幾丈高的斷崖，這段山崖十分整齊，如同人工開鑿的一樣從山道往上壁立的如同一帶長牆，上面却佈滿了蒼苔，兩邊相隔着有三四十丈遠，有兩條磴道，形如樓梯，因為崖壁上長碧綠的苔蘚，唯有這兩條磴道，白石的台階，格外的顯得清楚，在這斷崖上面一片樹林，看不到崖裏面的情形，據說那裏是他們所居，房屋定被樹木遮蔽住了，偏西邊竟有一點燈光閃動，從這磴道上下來，執燈的這人脚程也很快，竟自迎上來，相隔還有十幾丈遠，對面的人已經招呼道：「可是毅俠師弟回來了麼？」這少年忙答道：「師哥是我，我已經請來兩位貴客，師兄快去報告老人家。」對面說話的人，竟自轉身一縱，起落之間，出去三四丈遠，這種身法輕快，在花承潤陶義眼中，已然看出來，輕功本領，實在得過真傳，下過真功夫。這邊少年却引領着兩人直奔這片斷崖，離着斷崖磴道

還有數丈遠。崖頭上又現出兩盞燈光來，因為相隔已近看出上面的一切，執燈的是一個少年一個壯漢，後面跟隨一個鬚髮斑白的老者，全從那磴道上下來，少年向鐵鈴叟花承潤，飛虎旗陶義道：「家父來了，請二位老俠和他相見吧！」這時老者從磴道緊走了幾步，搶上前來，向鐵鈴叟花承潤，飛虎旗陶義抱拳拱手道：「老俠客們，光降荒山，我在下幸欣萬分。」又向鐵鈴叟花承鐵道：「老俠客敢是玉冰嶂花三爺麼？這位恕我眼拙，還沒領教尊姓大名？」花承潤雖聽老者認出自己，但是在燈光下細辨老者面貌，想不起那裏見過，只得答道：「不錯！我在下正是花承潤，這位是仙猿嶺二俠莊陶莊主，蒙這位少俠仗義相助，更把我弟兄二人接引進黃沙崗，老俠客恕我們眼拙，還沒領教尊姓大名？」這老者哈哈一笑，先向飛虎旗陶義一拱手道：「原來是仙猿嶺二俠莊陶莊主，失敬得很，老俠客們全是俠腸熱骨，忠貞自守，隱跡邊荒，不忘大明基業，更是叫人可敬，我在下姓鐵名松雲，花三爺大約不記得了？這也難說，事隔二十年左右，花三爺可會記得那時老俠客行道川滇一帶，有一年我也不記得年代了，在雲南的邊境上，地名韓壇嶺那裏，是漢苗雜處的地方，正趕上有苗疆中竄過一隊生番野裸，他們動手殺掠，花三爺以一支鐵虎撐與二百餘名生苗野裸相拚，竟把他們殺退，保全了那一帶的生靈，一場浩劫，我在下那時也正趕上住在那裏，親眼看到花三爺報着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心。作了那件大功德事，我曾經和花三爺交談了一時，正在五更過後，天色將明，雖然是那麼暫時的一會，對於花三爺那種豪俠的行爲，使我畢生不忘，不想大明朝國破家亡，我的族人衆多，差不多全遭到劫難，是我人微力薄，不能爲國家盡力，更不能保全我鐵氏的宗族，實無面目在中原立足，這才攜家遠走邊陲，說句沒出息的話，自己要找個眼前清靜，不再看那烏烟瘴氣，

貪官惡吏們萬惡的行爲，我來到這黃沙崗已經住居七八年的光景了，海天一鶴朱大悲老俠客來到玉冰嶂俠踪小隱，我早已查得清清楚楚，更知道花三爺也和朱大俠結爲生死患難之交，我是萬分景仰，不過自顧沒有多大能力來供獻到老俠客們面前，所以一向不肯到玉冰嶂登門拜望，今夜遇到一個意外的機緣，這才冒昧的叫小兒鐵毅俠到黑河驛迎請，竟承花三爺不棄，賞臉來到黃沙崗，我在下真是榮幸萬分，這裏不好細談，寒舍就在黑虎崖上面，二位請到裏邊一敘吧！」鐵鈴雙花承潤這才想起二十年前的事情說道：「我真是老糊塗了，怎的竟會忘個乾乾淨淨。」說到這，扭頭向飛虎旗陶義道：「陶莊主我們今夜真是難得的奇遇，這位就是二十年前在川滇一帶以金剛掌名震武林的鐵老師傅，想不到竟會也來到邊荒隱跡，我們能够和鐵老師接近，真是難得的事，飛虎旗陶義雖則早年在內地專在北五省行道，輕易不到江南，可是耳中也早有此人，是武林中一位成名的大俠，可是來到仙猿嶺這些年，竟不知黃沙崗隱跡着這位成名人物，若不是這位小俠親自接引我們前來，我們不會想到這絕無人跡的荒山中隱藏着這樣威震武林的異人，這時金剛掌鐵松雲，陪同着花承潤，陶義，奔黑虎岩四邊的磴道，前面執燈的人，引導着，這磴道開鑿得整潔異常，趕來到上面，從磴道口往裏走，穿着密排的柳林，直走出有十幾丈，才望到裏面這座黑虎岩，東面有四十餘丈長，南北却也有三十多丈寬，靠北邊緊貼後面山嶺，這種天生來的奇形地方，如同貼着這段嶺下搭起一座手台，地上遍長着山花野草，往前面看，竟有二十餘間草房，在這黑夜中，看不真切，大致的形勢上看來，這些房屋佈置的十分適宜，這岩上的形勢，圍着這片房屋築起五尺多高的一段柵欄牆，當中開着門戶，柵欄門口站着一名壯漢，手裏提着三個紙燈籠，在那裏伺候着，金剛掌鐵松雲陪着花承潤，陶義

走進柵門當中，是一條甬路，甬路的兩旁，種着桃李，這條甬道長有十餘丈，桃李成蔭，形如一條長街，迎面上房屋的紙窗上現出燈光，一直的撲奔正面的房屋，這裏除了外面那段柵牆，裏面的房屋，全是四無遮攔，全緊貼着山嶺下，建築起來，也有三間一排，也有五間一排，金剛掌鐵松雲引領着到了迎面五間正房前，執燈籠的一名壯漢，已經向前緊走了幾步，把正房的關門拉開，屋中的燈光閃出來，光亮很大，金剛掌鐵松雲很謙虛的把鐵鈴曳花承潤飛虎旗陶義，讓到屋內，這二位老俠客進得門來，一打量屋中情形，屋中地勢頗大，偏着西邊一通連是三間，靠東邊隔斷開兩間，裏間門上掛着茶青色軟帘，這屋中所有的陳設，全是山中隨意製造的，雖則樸陋異常，可是十分整潔，雖沒有富貴氣，倒十分的帶着山林隱逸的風範，並且屋中所用的什物，全是就着山中所產生的植物，和獸骨造成，更顯得一片原始人的風味，屋中的光亮完全中懸在屋當中一個大琉璃燈發出來，火焰照滿了全屋，纖毫畢現，金剛掌鐵松雲請花承潤，陶義往裏邊走，更令兒子鐵毅俠從新向前拜見，還有那執燈接迎的少年，原來是鐵老俠客最小的徒弟，名叫顧文潤，鐵毅俠和他師兄行過禮之後，立刻退出去，工夫不大，跟着獻上茶來，金剛掌鐵松雲正在向花承潤，陶義細問着此番來到巴安地面，經過的情形，花承潤因為他既然是打發他兒子引自己，和陶義來到這裏，定有原由，口頭上並已流露出有相助之意，對於自身的事，毫不隱瞞，竟全說與了這位鐵老俠客。花承潤把自身的事說完之後，這才向金剛掌鐵松雲請示，把自己引到這裏之意，這位鐵老俠客嘆息一聽說道：「花三爺我鐵松雲遁跡邊荒，決非本意，只是心中所懷的志願，處處的難償所望，只好暫時忍耐，在這邊荒之地，自己雖然年過古稀，可是雄心不死，壯志猶存，我對於大雪山仙猿嶺兩處早有所聞，是一般

風塵奇士，胸懷大志，暫隱邊荒，將來總要爲大漢子孫作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我鐵松雲既懷着敬仰之心，所以對大雪山玉冰嶂和仙猿嶺的事，時時在注意着，我們父子隱居在黃沙崗這裏，再沒有人注意到我們，近一二年來，我們父子師徒反倒在這種地方作了幾件心願中所願作的事，從七日前，小兒被派到金沙鎮以南，盧家口去了結一件重要的事，無心中發現了北京城下來許多武林中的能手，並且全有極大的勢力，他們全是奔大雪山玉冰嶂而來，這分明是對老俠客已然要動手，這種趕盡殺絕令人難耐，小兒回來報告了我之後，我也會趕奔盧家口一帶暗地偵查，這才知道此次從北京城所下來的人，由早年在江南道上以翻天掌成名的婁文玉，跟那河南太極名家奇門劍韓子彬領率着大內的衛士們，到大雪山來，一來是朝廷已得密報，首領朱老俠客是亡明後裔，早蓄不軌之心，朝廷要斬草除根，永絕後患，所以要下手對付老俠客們，二來還因爲閩中唐王事敗之後，逃出了昭德夫人和他的小公子，由福建省派下來的官人，屢次動手捕拿，均遭挫敗，朝廷派這般能手前來，也爲是把昭德夫人和這唐王的後代捕獲，逮解進京審問這種情形被我打聽明白，我焉能袖手旁觀，置之不問？只是我這黃沙崗並沒有多少人，所來的人又全是勁敵，不容易對付，我們父子師徒暗中跟蹤這幾位武林能手，果然手段十分惡辣，先前我竟認定他們必須把大雪山玉冰嶂探查明白之後，再行下手，那知道事出意外，居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更使用誘敵之法，從巴安這條路上，散佈下他們的人，以作疑兵，暗中却差派得力的夥伴，到大雪山玉冰嶂和仙猿嶺，事情變化的太快，直到今日中午才知道鐵麟公子已落到他們手中，像我父子亡命邊荒，死去不足惜，鐵麟公子爲大明朝近枝血胤焉能不盡力保全？我們遂在盧家口佈置了三道暗卡子，暗中堵劫他們，可是他們狡猾過甚，決

不容易就上鉤，在金沙鎮又發現了他們在這裏潛伏，可是鐵麟公子終被他們移挪隱匿起來，我認定玉冰嶂首領布置的雖是十分嚴密，但是終恐怕比敵人慢着一招，我們黃沙崗的人太少，不敷分配，所以才冒昧的打發小兒把花三爺請了來，我打算無論如何要跟這翻手掌裏文玉，奇門劍韓子彬週旋一番，在天光未亮之前，我們趕到盧家口，無論如何把他們這般惡黨堵截住了，不叫他再跑到下一站，倘若他再逃下一站去，後路的接應又到，越發的使敵人勢強力盛，難以收拾，這是我最後的打算，可是現在還有我兩個門徒，從黃沙崗以東老松林一帶搜尋下去，因為計算着所應走的地方，全沒見着鐵麟公子的踪跡，在這金沙鎮敵黨擄劫着鐵麟公子不過停留了兩個時辰，此後立即失蹤，所以我想着或者他們並沒走遠，隱匿在老松林一帶，反令我們認定了他們往前站趕下去，容我們所有的力量，完全往前推展下去，他從容逃走，最可慮的就是光棍不鬥勢，婁文玉，韓子彬領有皇上的密詔，他能够調動這一帶的官兵勢力作他的後援，所以此番下手時日牽延一多，越發棘手了。」鐵鈴叟花承潤對於金剛掌鐵松雲這種俠腸熱骨感激萬分，遂向鐵松雲說道：「老俠客能這麼相助，實是昭德夫人母子之幸，我弟兄在大雪山玉冰嶂若不能保全這寡母孤兒，我們還有何面目活在人間？所以事情發作之後，由首領朱大悲那裏已然把玉冰嶂的力量完全用上，要和這般利慾燻心的惡黨們一決生死，鐵老俠客既然得着這些消息，請老俠客不要客氣，只管分派下手，我們首領朱大悲大約也趕到金沙鎮了。」鐵松雲道：「事情也不能盡由人算，萬一小徒們若是從老松林一帶把敵人堵截上，事情就容易我們緩手了。」方說到這，忽然聽得一陣竹哨的聲音，自遠而近，鐵松雲向他兒子鐵毅俠吩咐道：「大約是老松林那裏有什麼信息到來，你趕緊出去查看。」鐵毅俠答應着立刻轉身出去，工

夫不大，從外面回來，向鐵松雲報告道：「現在我方師兄，柳師兄報告進來，老松林已經發現敵踪，他們正在設法引誘叫敵人走向黃沙崗這條道，可是敵人十分扎手，師兄們恐怕未必應付的下來，故此飛報回來，請父親派人接應才好。」鐵松雲含笑向鐵鈴叟花承潤說道：「花三爺天不絕朱氏，居然並沒走脫，我們現在正好趕奔老松林，最好是把他們誘進黃沙崗下手收拾，大雪山玉冰嶂和仙猿嶺二俠莊兩處的人，既全散佈在這一帶，我想請陶老師傅找尋着兩處所下的暗卡子，通知我們所有的弟兄們，把各處的要路口嚴密把守住了，以我黃沙崗這裏作爲終點，往這裏擠他們，那一來我們的力量能够合到一處，倘能把這般惡黨俱殲在黃沙崗，那真是託天之福了。」飛虎旗陶義道：「鐵老俠客說的很是，我們不盡全力和這般惡黨一拚，此後玉冰嶂和仙猿嶺全不易立足了。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動身，令徒相貌服裝請老俠客明示，以免對自己人發生誤會，誤了大事。」鐵松雲遂把自己兩個徒弟方英，柳庸年歲相貌全細說與了花承潤，陶義立刻起身。老俠客鐵松雲帶着兒子鐵毅俠在這黃沙崗略微佈置了一下，這裏還有十幾個得力的弟兄，他們平時在黃沙崗附近開墾荒田，暗中可是在老俠客手下受着教練，有事時供驅策，把這黃沙崗入口處，佈置好了。鐵鈴叟花承潤把首領所傳來一面火印竹符交與了飛虎旗陶義，囑咐陶老英雄沿路上遇到了仙猿嶺二俠莊的人自然能够調動，若是遇到玉冰嶂所下來的弟兄，要叫他們服從火印竹符的命令，由飛虎旗陶義立刻派遣他們分途佈置，飛虎旗陶義接了這面火印竹符，立刻和鐵鈴叟花承潤分手，自己去調集得力的人到黃沙崗應援防守，鐵松雲和花承潤帶着兒子全弓鐵毅俠，撲奔老松林這一段道路，和黃沙崗不差上下，地勢格外的荒涼，雖則是一片平原，但是接近了森林一帶，地上的荒草，全有一人多高，所有的道路，幾乎

被這種積年生長的野草堵寒了，這種地勢凶惡異常，正是江湖道中人出沒的地方，金剛掌鐵松雲道路熟，引領着鐵鈴雙花承潤，金弓鐵毅俠施展開輕功提縱夜行術的功夫，箭步如飛，直撲老松林相隔沒有多遠的道路，這老松林距離着黃沙崗不過是四五里，這三人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只有一盞茶時，已經離着老松林不遠，耳中已經聽到老松林所發出來那片樹濤響聲，這種大森林的地方，只要風過處那種聲勢十分驚人，不過這種地方要想找尋一個人，是十分不易，一切聲音全被濤聲擾亂。鐵松雲和花承潤，鐵毅俠全把身形隱蔽着。鐵松雲却連響了兩聲竹哨，吹過竹哨之後，趕緊移動身形，變換了方向。就是有敵人聞聲搜尋過來，也不易被他搜尋着，這兩聲竹哨響過之後，沉了一刻，隱約的聽得偏着東南一帶，似有回聲，不過辨不真切，鐵松雲和花承潤，鐵毅俠穿着荒草，不敢逕往森林裏走，因為這種黑夜之間，只要一走進森林，往裏深入，方向一亂，極容易困在裏面，休想出來，就是白天也極容易困在裏面，所以老俠客們特別加一分慎重，不敢冒昧而行，往東南這邊順着樹林的邊上，轉出有兩箭多地來，小俠金弓鐵毅俠，忽然聽得離開停身處十幾丈外，鐵松雲，花承潤也全聽到了這種回聲，認為柳庸，方英尙還沒離開老松林這裏，也全是蹤躍如飛撲了過來，因為回聲發自林內，金弓鐵毅俠穿林而入，老俠客鐵松雲和花承潤一左一右，這三人分爲品字形，齊穿進樹林一角，這種地方真是危險萬分，極容易遭人暗算，才進樹林，沒有多遠，這位小俠見迎面上—排粗可合抱的老松林，後面竄出一條黑影，自己看和人家走了對頭，這裏只有先下手爲強，鐵毅俠伸手拉刀，可是來人似乎沒有看見小俠的身形所在。離着只三四尺遠，竟自騰身縱了過去，鐵毅俠一轉身繞着一株老樹後，往回下圈回來，因為知道父親和花三爺正好趕到，正好發現堵住他，才

往樹後轉過來，發聲招呼道：「花老師，有人竄出來了，動手堵劫。」鐵毅俠這麼喊着，所望到的那條黑影，竟自往高處竄去，樹林裏面離開六七尺就辨不清一切，不過微看到一點影子而已！此人往高處一蹀身，小俠再追趕過來，竟沒見這人蹤跡隱匿在那裏？鐵毅俠此時把刀插入背後伸手把金弓摘下來，櫻手囊中，抓了一把彈丸，跟着二鈕扣，叭叭的一連就是五粒彈丸，齊向這株大樹頂上打去，上面折枝零落，一陣亂響，宿鳥也驚飛起來，依然不見那人的蹤跡。鐵毅俠這種連珠彈法，十分厲害，現在居然沒搜索着敵人，遂繞着這排大樹穿着樹林搜查過來，驀然前面林隙中突起了咤叱之聲，鐵毅俠往前一蹀身，穿過一排大樹，只見離開丈餘遠有兩條黑影，一前一後，穿林而出，因為辨不清是敵是友，不敢妄發連珠彈，自己剛要往前蹀身撲過去，身後忽然一股子風聲，鐵毅俠疾忙回身查看時，突然聽得有人低聲招呼：「鐵師弟不要動。」金弓鐵毅俠聽出是師兄柳庸的聲音，自己往後退出幾步，柳庸已到了近前，跟着又有一條黑影到，同時高聲喊道：「我倒要見識你們這叛黨窩藏之地。」他話聲甫落，一揚手竟自連發兩支無風瓦面鏢，向鐵鈴叟花承潤打來，口中却在喊聲：「這是我作客人的進見之禮。」這兩鏢一支奔鐵鈴叟花承潤的咽喉，一支奔小腹，全是奔致命處打來，鐵鈴叟花承潤雙臂往起一抖，身形猛往起拔，「燕子倒翻雲，」身軀倒仰着往後竄去，這一手功夫，用得十分巧妙，他這兩支瓦面鏢完全打空，落在山口的道上，身形往下一落，向外招呼道：「相好的！你就是這點破銅爛鐵，來到這裏盡量的抖露，不覺太以丟人麼？三爺裏面等你了。」一縱身嗖嗖的一連兩個蹀身，已經竄進山口內，耳中尚聽得那翻天堂婁文玉喊聲：「你那裏走」可是金剛掌鐵松雲他是頭一個翻進了山口，並沒往遠處走，已經隱身在山口旁一排老樹後，看到了鐵

鈴叟花承潤躲鏢撤身，隱約的更聽到敵人發話，要追趕，自己是預備要等着來人，果然追進山口之後，立刻從後面堵劫，不再叫他逃出去，可是暗中監視之下，見鐵鈴叟花承潤已然退出十幾丈來，那敵人並沒跟蹤而進，不由的暗暗詫異，這真是怪道，這位老俠客趕忙往前一縱身，竄到山口旁，仔細往山口外看時，那翻天掌婁文玉蹤跡亦失，不知他已隱匿到什麼地方，金剛掌鐵松雲就知道反中了敵人「金蟬脫壳」之計，趕忙招呼花老師快來，鐵鈴叟花承潤也認爲自己撤身進山口，婁文玉應該跟踪而進，可是他並沒跟追趕進來，疑心陡起不下，聽到了金剛掌鐵松雲一招呼，就知道糟了，翻身竄了回來，金剛掌鐵松雲也趕過來，和鐵鈴叟花承潤聚在一處，這位老俠客恨聲說道：「花老師我們竟自反着了別人的道兒，今夜這個跟頭栽的可不小，敵人已經脫身逃走，我們反把人家領上門來，叫人家認明了我們匿跡潛身之所，今夜若不把這姓婁的弄回黃沙崗，咱們這把年紀就算全白活了。」

第四章 假車夫狡計再脫身

鐵鈴叟花承潤憤怒交加，恨聲說道：「鐵老師敵人用這種手段，分明是另有同黨，已經攔劫着鐵麟公子逃出我們包圍之下，我們只好往下搜尋了。」金剛掌鐵松雲遂向附近打了一聲胡哨，在這旁邊的山坡上，荒草亂樹間一陣喇喇響，從裏面竄出兩個壯漢來，齊向鐵松雲打招呼，跟着從山道的對面也竄出一人來，正是留守黃沙崗的小徒弟顧文潤，金剛掌鐵松雲匆匆的向他們囑咐，一面緊目把守黃沙崗的山口，這裏不得叫外人衝進來，更要打發一名弟兄，到森林那邊把守，那裏的鐵毅俠，方英，柳庸師兄弟三人全調

回來，保守自己的門戶要緊，小弟子顧文潤答應着，鐵松雲遂跟鐵鈴叟花承潤離開了山口之後，順着這條荒涼大道，往南追下來，因為這時已經斷定，雖然是海天一鶴朱大悲已然發動全力，四下設伏把守，但是敵人手段十分高妙，恐怕這種種堵把守，全不易把他們阻擋住，敵人是安心要把鐵麟公子擄劫回京，好遂他們升官發財之念，他們既已脫身，才不會在這一帶停留下來，那麼他們只有衝過了巴安附近的防守卡子，由官棧驛逃下去，我們若緊趕他一程，或者還許追的上他們，鐵松雲跟花承潤一路疾馳而行，一氣兒就是二十里左右，但是這一路耽擱，天色可不早了，隱隱的聽得遠遠的鷄聲報曉，看情形再有半個時辰也就天亮了，花承潤此時真有些心灰意冷，並且昭德夫人也不知道是否能和他們會合一處，二俠莊飛虎旗陶義，此時是否跟這一帶佈置卡子的人會合着，首領朱大悲和敵人是否會過面，全不得而知，又走出二三里路來，前面正是一道小山崗，上面荒林野樹，形勢上非常險惡，鐵鈴叟花承潤向金剛掌鐵松雲說道：「鐵路來，我們已經走出二十餘里，不止於敵人的踪跡不見，也再沒見到玉冰嶂和仙猿嶺兩處伏橋暗卡的人，現在天色已經快亮了，這帶山崗地勢十分凶險，這一帶道路鐵老師可熟識麼？」金剛掌鐵松雲說道：「這段山崗大約名叫豹虎崗，從這裏過去，不足十里左右，有處官棧名山轎峯驛，是一個極小的驛站，由巴安到這裏只不過五十餘里，可是這五十里除了山道就是沙地，行旅是很難走，我們若是趕到轎峯驛那裏，天也就亮了，按着這一帶的形勢往東往西三四十里內決沒有驛鎮，也沒有村莊，我們也只好投到轎峯驛那裏，探聽是否有官差從這裏經過。」鐵鈴叟花承潤道：「我們若是趕到轎峯驛那裏，明着向地面打聽恐怕不易得着確實經息，還是由驛鎮上商民百姓中倒可得些跡兆，」說到這，這兩位老俠客已經走上豹虎崗，忽然聽得

背後有人招呼道：「前面敢是鐵老師花三爺。」鐵松雲花承潤一回頭只見沿着道邊上一人，身形很快，蹤躍如飛，已經撲上豹虎崗，鐵鈴叟花承潤向鐵松雲道：「陶老師趕到，很好！我們多一個幫手。」果然飛虎旗陶義已經趕到近前，鐵鈴叟花承潤道：「陶老師怎麼知道我和鐵老師走上這條路。」飛虎旗陶義唉了一聲道：「總怨我們輕視了敵人，才有這場失敗，我從老松林那一條道轉回來，就知道事情要糟，因為找玉冰嶂所散佈開的卡子，均已經撤去，還是遇到了我們仙猿嶺手下一個弟兄，知道事情已經有了變化，玉冰嶂首領雖也和敵人接觸之下，可是已發覺在這一夜之間，敵人已經得到兩路接應，他們力量一厚，立刻得了手，早已經有人把鐵麟公子攔劫着，從黑河驛以東一條荒僻的道路撤退下去，我們所設的卡子，竟被他們打傷了數名，這一來，就知道這一帶雖有這麼些佈置，依然阻擋不住敵人，首領朱大悲知道也失敗在輕視敵人上，現在把巴安附近的弟兄們全撤下來，往南趕下去，要在黎明前趕到下一站，在這七十里道路內，不容他脫身逃走，好在這條路地面太以遼闊，不過有一處要路口，任憑他有天大本領，也無法飛渡，那麼首領已經派下二十名得力弟兄，緊趕下去，到郎河口巒峯驛那裏，設伏等候，我們主要的人一時雖然趕不到，但是有這般弟兄們在那裏伏守，總可擋他一下，在天亮後，中午前，總可以有大隊的人趕到蘇立驛，他倘若是真能够在天沒亮已然渡過郎河口，那可真是天意該當，無可如何了，我聽到這個信息，就知道黃沙崗誘敵未必成功，我沒敢耽擱，緊往回趕，可是在老松林不遠，竟自發現了一名敵人中的能手，似乎從黃沙崗這條路逃下來，撲奔正南下去，我仔細辨查之下，正是黑河驛所見的勁敵，我跟踪追趕，就沒敢回黃沙崗，如今更發現二位的行踪，我就知道黃沙崗誘敵已然失敗，萬想不到敵人有這麼厲害的手

段。」鐵鈴叟花承潤道：「事情已到這般地步，只好拚着看了，鐵老師說前面已是蘭封驛，這個地方是一個咽喉要路，敵人不容易越過這裏，我們只有到蘭封驛搜尋一下。」飛虎旗陶義道：「天光就亮了，再入蘭封驛行蹤不能嚴密下搜索敵蹤沒有妨礙麼？」鐵鈴叟花承潤道：「再叫他們離開蘭封驛之後，就不容易堵截了。只好不顧一切入驛鎮查看一番，只要有鐵麟公子下落，我們只好在此動手了。」金剛掌鐵松雲也向飛虎旗陶義道：「陶老師事情到現在這種地步，不能兩全，我們只好入驛鎮後看看情形如何，再定辦法吧。」這三人商量好，遂直奔蘭封驛鎮，到了驛鎮前，天色已然大亮，從驛鎮裏正趕出兩輛雙套大車，上面滿載食糧，金剛掌鐵松雲，跟飛虎旗陶義，兩人是併肩而行，到驛鎮口，因為裏面街道極窄，遂往旁閃了閃身，讓這兩輛大車走出鎮甸外，在這兩輛車過去時，金剛掌鐵松雲似乎對於這兩輛車十分注意，神色上又不願意帶出來注意到他們，走進鎮甸口四五步，忽然腳底下便履，脫落一隻，金剛掌鐵松雲俯身重穿便履時，已經悄悄的把這兩輛大車和趕車人仔細看了一下，這麼查看他們，絲毫沒帶出形跡來，金剛掌忽然脚一加緊，匆匆往街道裏邊走來，花承潤跟陶義也看出老英雄神色有異，可全不開口，跟着緊往前走，金剛掌鐵松雲忽然轉進一道小巷，飛虎旗陶義，花承潤全跟了進來，鐵松雲忽然回身向花承潤道：「花三爺，才出鎮甸的兩輛大車，定有毛病，尤其是車把式已露出破綻，第二輛大車的車把式，外面穿的土布短褂褲，他裏面却穿着藍綢短衫，一個趕車的焉能有這種打扮，分明是喬裝改扮另有圖謀，我們不能上這種當。索性我們趕緊跟下去，看看他這兩輛車究竟奔那裏？」鐵鈴叟花承潤忙說道：「竟會有這種事，我們趕緊追上他。」鐵松雲用手向小巷後的街道一指，一同撲奔後街，從後面繞到鎮甸的邊上，轉出曠野間，從

這裏折轉方向，向正北這邊追下來，這用不着費什麼事，兩輛大車走的很慢，不過半里多地，就趕上這兩輛大車，金剛掌鐵松雲，飛虎旗陶義，鐵鈴叟花承潤，全把身形隱匿起來，仗着這一帶草木太多，到處有隱蔽之所，只要稍微小心些決不會叫他們走脫，這三人暗中跟綴着，只是看不出一些異狀來，鐵鈴叟花承潤向老俠客鐵松雲說道：「我們這麼跟綴定然要走到了他們落店時才敢離開他們，這還正在早晨，這一天的工夫，恐怕不容易就這麼隱匿着身形，暗中跟綴吧？依我看，不如索性搗他一下，倒要看着是何路道？」金剛掌鐵松雲點頭道：「這麼辦也好，這要果然是敵人，也就可以把他擠兌出真象來。」說話間金剛掌鐵松雲就要從道旁荒草竄出去，老英雄們商量這些時，腳底下未免把脚步縮住，兩輛大車已然走得略遠些，鐵鈴叟花承潤忽然低聲招呼：「鐵老師別動！你聽前面大約是趕車的把式和什麼人爭執上了，我們找一個略高的地方查看一下。」鐵鈴叟花承潤說話間，立刻提身一縱，向西邊一段山梗子前猛撲過來，一連三次縱身，已到了上面，上面儘有樹木隱蔽着身軀，往北看，可以看出一里地，因為沒有多少較大的樹遮攔，這時飛虎旗，金剛掌鐵松雲也全跟蹤而上，齊撲上了山梗子，各自把身形隱蔽住，只見頭裏那輛大車放到道邊上，那個車把式正和一個少年在口角着，兩人的情形，已經在勢必動武中，金剛掌鐵松雲低聲向花承潤陶義道：「這孩子好生大胆，他單獨一人竟敢攔劫人家。」鐵鈴叟花承潤已然看出那少年，正是鐵松雲門上最大的徒弟，顧文瀾，鐵松雲趕緊繞着山梗子上面亂樹林，往前欺過來，相隔已近，已經能聽他們說話的情形，前面那個車把式身形高大，年紀在四旬左右，膚色黑紫，粗眉大眼，看那情形就是個練家子，只聽他口講指劃向顧文瀾說道：「吾不是看你的年歲小，這麼無故的和我來糾纏，就誤了我的正事，我非

警戒你一番不可，還不與我閃開道路，難道自找苦吃麼？」那顧文瀾却是神色不動，丁字步一站，向這車把式說道：「你這人怎麼這麼不近情理！我探聽探聽道終多有什麼了不得，你何必這麼強暴。」那個車把式哼了一聲道：「小伙子少弄這一套，久走江湖道上的人，誰眼睛裏也不空，你真欺負我看不出你是什麼的麼？小伙子，別賣弄聰明了，今日定叫你落個勞而無功，要依我看，各有各的手段，各走各的路，我們錯開今天，盡有相會之時，小伙子還不給我躲開麼？」他說話間手中的長鞭子一揮，叭啦一聲，響澈長空，這種鞭子非常利害，在曠野中揮動了，白晝間能够聽出一里地，在夜間人靜的時候，二三里內全能聽到，這車把式鞭子一揮之下，小俠顧文瀾竟自騰身一躍，竄出兩丈左右，往道旁一停身，厲聲說道：「好小子，你敢在小爺爺面前這麼放肆，你還想走的了麼！相好的，你是賣什麼的，小爺爺早看出來了，車上竟裝的全是什麼，痛痛快快說出，小爺爺沒有動你的本領，決不會自找現世，說痛快話吧？」這顧文瀾究竟怎麼一叫陣，把暗中查看的金剛掌鐵松雲喜歡的眉開眼笑，認為這種情形出在他兩個師兄身上還不足為奇，如今他一人來到這裏看出破綻來，竟敢攔路邀劫敵人，小夥子膽量十分大，真叫人可愛，這時車把式被顧文瀾逼迫的憤怒十分，他竟自往前一縱身，仍然用手把那條長鞭子，用力揮動，這次竟向顧文瀾身上鞭打，這種鞭子長有四五尺，還有二尺多的鞭梢，拿它作武器用，真要是運用起來，一丈內不容易欺進身去，可是這時顧文瀾却連着左右閃避，並不亮兵刃動手，後面那個車把式也撲過來，顧文瀾忽然用力的一縱身，從東邊的山梗子下，飛身竄起，往頭裏那輛大車前撲了過來，此時不止於金剛掌鐵松雲看着詫異，連鐵鈴雙花承潤，飛虎旗，義也覺得顧文瀾這種行動離奇，莫明其妙，他身形這一竄過來，竟自一矮身，往大車的

車輛下伸手抓去，這時那趕車的車把式，一個猛然一揚手，一支鋼鏢脫手打出，因為這種暗器打出，並沒打招呼，直到鏢打到了，顧文瀾方才覺得，他往地上一矮身，左肩頭找地，身軀一滾，連翻了兩個懶驢打滾兒式，身軀向左撒出去六尺來，挺身躍起，口中罵道：「好小子們竟敢暗算小爺爺。」可是他口中雖這麼喊着，仍然是撲向車轅下，安心想摘大車下的草籜蘿，可是第一輛大車的車把式暴喊了聲：「小雜種！你敢攪合二太爺們。」一個猛虎撲食，竟自身形撲到，一拳向顧文瀾的脊背上砸來，這兩個車把式全是雄壯異常，身軀高大，顧文瀾任憑手底下怎麼快，也架不住兩人照顧他，這個車把式一撲到，顧文瀾趕緊往左一恍肩頭，黃龍轉身，從左往後翻身，用左掌往這車把式的腕子上一橫，腳底下一點地，騰身蹀起一竄出丈餘遠來，一翻身，笑嘻嘻說道：「好凶的傢伙！這又沒把你家私財產動了，也值得玩命麼？不用害怕，借點草料用用，不願意借，好說好道，怎麼用出亡命徒的手段來？」這兩個車把式，却不肯再追趕顧文瀾了，各把韁繩攏住，頭裏那個身量子各別高大的車把式，嘿嘿冷笑道：「小子不用花言巧語，你是賣什麼的，早看明白你了，想在老子們面前動這種念頭，你要找死，你看這個。」一抬左腿，一伸右手，從腿縫裏拔出一支手叉子來，犀利異常，朝着顧文瀾一恍，喝聲：「小子你看！這把傢伙就够你嘗的，敢再在眼前囉嗦要了你狗命！」跟着叭啦的一搖長鞭，又把牲口趕起來，順着道路走下去，顧文瀾倒背着手，站在那兒，望着兩輛大車の後影，自言自語道：「真喪氣，借把草料使用，險些送了命，好兇的地方。」這時兩輛車走的可快了，金剛掌鐵松雲，花承潤飛虎旗陶義，早已走出林木間看的清清楚楚，此時各自現身出來，因為這一段道路是弓形，兩輛車這時轉着一個小灣，彼此已經看不見，鐵松雲低聲招呼：

「文瀾你這來。」顧文瀾一驚之下，回頭見是師父到了，喜出望外，飛蹤到近前招呼道：「師父你老早到了怎麼不現身動手？」金剛掌鐵松雲答道：「我們沒看出毛病來，怎好冒然動手，倒是怎麼回事？你要快講！」顧文瀾道：「弟子雖然沒親眼看見這大車上已經隱匿着師父所找尋的那位鐵麟公子，可是已知道他這頭輛大車的草籬蘿內，放進一條極重要的口袋，弟子是從老松林那裏跟綴上那個黑大個子，直綴藍封驛，這驛鎮內齊家店有他們同黨，他們集合之後，行跡上十分嚴密，防備的也嚴緊，弟子整守了他一個多時辰，他們這裏窩藏着五六名同黨，在天亮前，才商量好，從這裏起身，連貨物帶車，全不是他們的，所以更看出可疑來，分明是利用這兩輛車好夾帶私貨，離開藍封驛，弟子因為沒法子找尋自己的人，更因為始終沒看明白車下面所藏的是什麼，這羣惡黨却十分狡詐，弟子恐怕走的太遠了，他們在弄什麼鬼，就不容易查覺了，所以才冒險的擋了他一下，幾乎當場吃虧，人單勢孤，恐怕白白毀在他們手內，於事無濟，只好退了下來，師父既然到了這，就好辦了。」金剛掌鐵松雲聽顧文瀾這番話，十分高興，花承潤把姆指一挑向金剛掌鐵松雲道：「強將手下無弱兵，有什麼師父，有什麼徒弟，鐵老師能有這樣聰明伶俐的弟子，真是難得，大約鐵麟公子許是被他們擄走了。」飛虎旗陶義也點點頭道：「這種情形也很像，這羣虎狼爪牙雖然厲害，但是他也知道我們不是易於對付的人，所以才盡力的設法要逃出我們掌握，我們別叫他走開了，綴着他吧。」鐵松雲道：「不過我們怎好撈把他們攔劫住，洗搜他的車輛，那種強掠霸道的事，我們還作不到呢！」飛虎旗陶義道：「他這兩輛大車反正不能整天走下去，就是不到村鎮上去打尖，他們中途也得停留歇息，我們盡有機會貼近他，好歹先跟綴着他，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滯了，文瀾這一故意和他們生

事，惡虎們就許已然醒悟，要生別的詭計，不得不防。」金剛掌鐵松雲說道：「可惜現在咱們的人不知全散佈在那裏，最好得到咱們幾匹牲口，若是回黃沙崗恐怕又來不及，飛虎旗陶義道：「鐵老師不用把這些事担心，前途自有辦法，我們不要耽擱了。」鐵鈴叟花水潤道：「文瀾已然和他們朝了相，不便再見他們，只宜遠遠的跟綴着不要太貼近了，才好。鐵老師可以跟上去，我和陶老師也先不露面，只要不離開他們車輛就是了。」商量好，這四人也分散開，循着樹林葦塘隱蔽着身形，緊趕了一程，隱隱又聽到了這兩輛大車，車輪輾動的聲音，出來兩三箭地，已然追上了車輛，見這兩個車把式趕着車，向前緊走，可是決不回頭張望查看，那情形是十分狂妄，金剛掌鐵松雲獨自一個順着這條大道，緊跟上去，飛虎旗陶義和花三爺却隱蔽着身形，緊緊跟上去，顧文瀾却抄着小道，趕到頭裏等候，也是緊趕一陣，歇一陣，總是截在車輛的頭裏，金剛掌鐵松雲正在跟綴着，離着這兩輛車總有六七丈遠，任憑車輛走的快慢，總不貼近了他，這一陣走，離開藍封驛，已經有十餘里，經過一片極荒涼的小村落，更沒見到較大的村莊鎮甸，除了荒林葦塘就是綿延不斷的亂石崗，老英雄鐵松雲低着頭往前走，決不看那兩輛車，這時正經過一片叢林，這條道路緊貼着樹林前，靠左邊却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葦塘，這種地方，天然的是盜匪出沒之地，太容易隱匿匪人了，行商旅客遇到這種地方，全是十分戒備着，時時得提防着出事，金剛掌鐵松雲正走到葦塘這邊，一個轉彎的地方，驀然從葦塘裏竄出一人來，他要橫穿這條土道，身形現得突兀，以金剛掌鐵松雲這般身手，全有些躲閃不及，幾乎和他撞了個滿懷，猛然往回一縮身，這人的右肩竟向鐵松雲的右臂上猛撞了一下，這人踉蹌倒退，倒坐在葦塘邊上，幾乎滾進葦塘，兩手倒按着地，瞪着眼，喝問：「你這老東西走路

不長眼，這麼空曠的地方，你會往人身上撞，你闖的那門子喪！」鐵松雲倒退了一步，覺得右臂被他撞得火辣辣的，此人的力量還是十分大，竟說出這樣無情無理的話來，鐵松雲不由哈哈一笑，本應該伸手去扶他一把，鐵松雲因為這種現身的情形，分明是故意隱藏在這裏，笑聲一住向他說道：「不要裝腔作勢你先起來我還問問你，爲什麼鑽在葦塘裏，冒然出來，往人身上硬碰，你倒是安的什麼心，我這胳膊已被你撞傷，你說應該怎麼辦吧？」這人一按地，挺身躍起，厲聲說道：「老兒你敢這麼無情無理，碰撞了人還敢不說好話，我看你簡直是自找晦氣，你就休想再往前走一步，不說好聽的我把你活摔死。」鐵松雲冷笑道：「朋友你想跟我老頭子故意爲難，這有什麼要緊，裝瘋賣傻，哄幾歲的小孩子，我老頭子在江湖上也混了一輩子，大約比你還見的多呢！」這壯漢把兩支袖管往上一撓，兩隻胳膊筋暴結，長着很長的黑毛，把兩隻拳頭一攢，嘻嘻冷笑一聲道：「老兒你可瞎了眼，大約你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你想到這裏發威賣狂，你算走錯了地方，甞望鄉台專收容孤魂怨鬼，像老兒你這般年歲，撞到這條路上，大約是該着你陽壽已終，說痛快的，像你這種穿章打扮，不會任什麼沒有，你要想從望鄉台闖過去，多活個三年五載的，把身上所帶的東西，完全留下，那是你的福份，免得落個外喪鬼，你只要跟我裝傻，你要知道追魂太歲手底下沒有活着逃出去的，好話全告訴你還用二太爺們費事麼？」金剛掌鐵松雲帶着驚異的「噢」了一聲道：「這倒真是怪事，我老實在巴安一帶也呆了二三十年，就沒聽說這條道上有敢拿買路錢的，朋友你想硬擗硬拿這倒是好漢子所爲，只可惜你招子不清，我老頭子不大和點兒，你算是弄錯了，既然你敢說痛快話，我老頭子倒不願意難爲你了。咱們各走各的路，何必結這種無味之仇，你要想在我老頭子身上生發一水可

以的買賣，那不是妄想？道上的朋友，要是錯檢錯拿，一樣的栽跟頭，明友你算輸眼了；我雖然跟你不是同道，也是江湖上跑來跑去的人，光棍一點就識，就誤我老頭子的事，我可要對不起了。」鐵松雲和他說這番話，真認定了他是一個吃橫錢的綠林朋友，想用這麼幾句話把他打發開，不願意和他徒惹煩惱，可是這壯漢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老小子你這些話只能跟別人說去，二太爺不聽這一套，我從在線上作買賣以來，就沒放過一回空，任憑你是肥羊瘦羊，好歹叫我得洗一下子，我還是概不講交情，老小子你要叫我費事，我必對不起你了。」他猛然一俯身，雙手順着腿旁，往下一探，再一長身，一對手叉子已經拿到掌中，往前一上步，喝聲：「老鬼你是活膩了。」這兩把手叉子一齊遞過來，向金剛掌鐵松雲的肩頭便扎，金剛掌鐵松雲倒是十分驚異，江湖道中還沒有見過這麼不通情理的強徒，身形微往下一矮，兩把手叉子已經從肩頭上扎空，鐵松雲雙臂向上一抖，用雙掌的掌緣向他兩臂灣中橫劈上去，這壯漢一出手遞招，十分笨，手又一塊往外遞，沒有這麼使用的，金剛掌鐵松雲十拿九穩，準可以把他兩手的傢伙打落，那知道雙掌往左右一分時，此人手法突變，腕子猛往下一沉，往裏一合，用手叉的裏刃反向金剛掌鐵松雲的兩腕子上割來，這種手法，勁疾巧快，金剛掌鐵松雲猛然一驚之下，把雙掌猛往回一帶，「童子拜佛」式雙掌一合，身軀往下一沉，雙臂的臂肘往起一抬，掌一分開，掌心向外，指尖相對，姆指下掌緣相上，微往起一抖腕子，「金樑換玉柱」又叫「托天掌」，這一式用得是對付極有力的敵人招術，掌緣整個的向這壯漢的雙腕子上擱去，這壯漢吭的一聲，兩支胳膊飛起，再也收不住式，並且手裏也不再扼不住手叉子，兩柄手叉子齊向天空甩起，金剛掌鐵松雲口中更喝了聲：「去吧！」橫身右掌向外再一推，砰的一聲，打在這匪

徒的胸膛下，金剛掌鐵松雲可決不要他的命，僅用了三成力，把他打得倒退出五六丈，嘖通的仰翻地上，金剛掌鐵松雲哈哈大笑道：「朋友就是這點本領，也敢在這裏逞強梁霸道，我老頭子準對的起你吧？」這人因爲雖然被打出那麼遠，這一帶完全是沙土地，並沒有把他摔的多重，就地一滾，已然爬起，却向金剛掌鐵松雲道：「好老小子！二太爺現在栽在你手中，我這塊地上就沒見過敢這麼對付二太爺，咱們前頭會吧！你逃不出二太爺手去。」他只管嘴硬，可是腳底下明白，邊說邊跑，一扶頭已經退進蘆葦地中，金剛掌鐵松雲却哼了一聲，望着他的背影道：「老爺子既敢動了你，已經看的清清楚楚，你是什麼精靈變的，我早認出來了，咱們前途會。」金剛掌鐵松雲動手之間，那飛虎旗陶義，鐵鈴叟花承潤，和鐵老英雄的小徒弟顧文瀾，雖則在暗中跟蹤，全因爲此處既有出頭明着攔阻，深恐怕不止一人，全把身形停留在暗地裏，預備着敵人，若是再有黨羽出頭，不能叫老英雄落了單，只有大家動手對付了。」此時見金剛掌鐵松雲已把這惡徒打發走，飛虎旗陶義和鐵鈴叟花承潤，全從樹林中躡身出來，向鐵松雲招呼道：「鐵老師，你手底下真是以太厚道，這東西很可以把他擒獲弄到樹林裏面拷問一番，從他口中得真情實況豈不省事？」金剛掌鐵松雲一見陶義，花承潤會沒走，不禁心中一動，忙的向花承潤招呼道：「花三爺你怎麼竟自也在這裏停留下來？不跟綴着那車輛下去，萬一蹤跡一失，我們前功盡棄，豈不誤了大事？」鐵鈴叟花承潤，飛虎旗陶義也覺得是有些疎忽了，不過飛虎旗陶義却答道：「鐵老師放心，方才我在樹頂子上已然查看明白，一里內大約沒有什麼岔路，那兩輛車還不致於走脫了。」金剛掌鐵松雲忙答道：「但願如此，我們不要就攔，趕緊追下去吧！」鐵鈴叟花承潤深恐怕萬一出了別的手病，豈不叫這一個初見面的朋友笑話，心

裏一急，一聲不響，翻身一縱，竄進樹林中，順着道旁如飛趕了下來，飛虎旗陶義也不敢攔跟踪往下搜尋，金剛掌鐵松雲仍然從大路上走，並不隱去身形，陶義，花承潤這一路緊趕，老弟兄兩人一口氣出來就是三四里，那顧文瀾因爲師父已經囑咐過，不叫他顯露形跡，可是鐵松雲動手時，他也留在道旁，自己並沒收現身出來，等到花承潤陶義和師父說話時，他聽到師父着急的情形，自己遂先行追趕下來，所以他反竄到頭裏去，趕到花承潤陶義又追出里許來，前面道路已經折轉，這三里地間，並沒見兩輛大車的踪跡，花承潤跟陶義可有些慌了手脚，轉過這道灣子，那顧文瀾竟自從樹林子後面竄出來，迎着花承潤，陶義打招呼道：「二位老前輩不用忙了，那兩輛大車已經停在前面，車夫全在道旁歇息，這就好辦了，跟綴着他決不會再叫他們逃出手去。」花承潤陶義，算是稍微放了心，順着顧文瀾手指處望去，果然那兩輛大車竟會停在道邊上，車把式坐在一旁，兩人面前放着許多食物，還有一葫蘆酒，你一口我一口的互相讓着，花承潤向顧文瀾一擺手，叫他閃在一旁，自己和飛虎旗陶義悄悄的從樹林內翻了過來，離着車把式停身處不遠，把身形掩蔽好，要聽他們在講說什麼，這時坐在左邊那個面有疤痕，身量高大的車把式，向那同伴說道：「老何咱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在這裏歇够了再走，我們把人情做到底，別叫好朋友爲難，人家大遠的來了，咱們不管不顧的盡管走咱們的，叫人看着咱哥們太不够朋友了，叫他們看着咱的大仁大義，人情全盡到了，再要是挑咱們的眼，那可太不懂什麼了，老何你說是不是，他說到這，把那個酒葫蘆舉着，湊到耳邊搖了搖，跟着說道：「老何你聽葫蘆裏還有許多酒，你不喝他能剩嗎？」那個車把式已經有些醉意，向這面有疤痕的伙伴說道：「大楊我沒有你心腸寬，我從來做事大仁大義，信得及朋友，就不疑心朋友，這

個苦力氣賣的可不值，咱們辛辛苦苦受這麼大累，人家反倒疑心，恐怕咱們哥們半路上變了心，打了別的主意，他們打算咱不知道呢，其實我早看明白了，從盧家口好像冤魂纏腿，死跟着你一步也不肯放鬆，那明是怕我們半路裏把貨物給弄走了，大楊你說這不是屈冤好人嗎？把好朋友當做活冤家看待，叫人怎不難過，拿酒來，我非喝個够不可。」他說着話，把酒葫蘆抓過去，一仰脖兒咕都咕都喝了一陣，臉紅脖子粗，醉眼歪斜，望着那個叫大楊的車把式說道：「大楊你真是好朋友，只因爲有你這個好伙伴，我倒可以多活兩天，若不然早把我氣死了。」那個面有疤痕的車把式哈哈一笑道：「老何動不動就發牢騷，那是何必呢！依我說，咱們該着怎樣辦就怎樣辦，他們狼心狗肺的暗含着算計我們，也該報應報應他，叫他們也嚐嚐大楊的兩下子，他們不是有本領，冤魂纏腿的跟着嗎？叫他瞪着眼睛看着我們，把東西看丟了，我看小子們還有什麼臉活下去？老何現在我們沒落什麼，我們倒是順了氣，酒也足了，肚子也飽了，牲口也上了料，咱們該着走了，他倆人把眼前所放的酒菜食物往布袋子裏一裝，一同站起來，可是那個老何已經脚步踉蹌，左右直搖幌，兩人把鞭子抄起，趕着這兩輛大車，不慌不忙的向前走去，金剛掌鐵松雲，鐵鈴叟花承潤，這麼緊自跟綴，明看暗看竟沒查出他這車上的弊病來，這兩個車把式的狡詐也可想而知了，看他們這情形，分明是已知道暗中有人跟綴，故意的要和跟綴的人較量長短，無論如何你總不能硬把他的車截住，來搜翻他，只好是仍由金剛掌鐵松雲明跟着車輛，鐵鈴叟花承潤和鐵老俠的徒弟顧文瀾暗中監視，這一程竟又走出十餘里來，那個車把式大楊跨在車轅上，他嘴是不闲着，盡說些不三不四的話，飛虎旗陶義頗有些不能忍耐，還是花承潤竭力攔阻着，不過這兩個車把式指桑罵槐，花承潤陶義急怒萬分，跟綴着車

輛，查不出踪跡來，竄到車頭裏，也查不出敵人的跡象來，可是這兩輛大車也不能捨了他，真個不管他，不時的還在路上等待，這兩個車把式十分刁詐，他們趕着車，歇一陣，走一陣，這一耽擱，日色平西才走出不到三十里路，金剛掌鐵松雲這時也趕上來，跟花承潤、陶義等在一處，暗中一看，雖則被敵人做弄了，可是他這兩輛車走到什麼地方，總有下落，那麼不難搜尋敵人的蹤跡，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前面大約有半里地左右，黑沉沉一片，形似村鎮，這時因為天色黑暗下來，恐怕這兩輛車再轉入岔道，所以不敢離遠了，暗中隨着他直撲前面那片黑沉之處，漸走漸近，已然辨別出那裏不是村鎮，原來是一片大松林，鐵鈴叟花承潤跟飛虎旗陶義，金剛掌鐵松雲暗地一商量，無論前面是什麼所在，只不叫這兩輛車走開了，他走到那裏，我們跟到那裏，這時車把式竟自把兩輛大車趕奔松林前，竟把車停在松林內，花承潤等看着這情形真怪，這兩輛車滿載着貨物，既不想法子投奔，那有村莊有鎮甸地方，居然就在這松林內過夜，好大的胆子，只要他真個不走，我們到要動手收拾他們了，花承潤、陶義，鐵松雲全散伏四周，這時天色已全黑暗下來，星斗還沒出來，黑沉沉數尺外，就看不真切，花承潤等也就包圍在他兩人的附近，這兩個車把式，把牲口卸下來，拴在松樹幹上，大車上全有紙燈籠，他們用火種打出火來，把燈籠點着了，大車上的紙燈籠從來沒有完整的，原本就燒得七零八洞，這時雖然點着了，松林內的風極大，一陣陣的風吹過，吹得燈籠的光焰搖搖欲滅，這時花承潤却貼近了車把式的後面，隱身在樹幹旁，見這兩個車把式又把他們盛乾糧的口袋摘了下來，放在了地上，有白天喝剩下的酒，二人坐在那兒又接着喝起來，說說笑笑，好像沒有一點心思，花承潤看着他們這種情形，十分可恨，自己在江湖道上前後不下四十餘年，什麼大風大浪

全經過，多厲害的扎手人物也會過，想不到如今竟遇到了這麼兩個平常江湖道，竟自被他們要弄到底，反倒奈何他不得，花承潤在滿懷憤恨之下，認爲這麼把他放出手去，太不甘心。可是飛虎旗陶義，那裏也和花承潤是一樣的打算，這位老英雄也安心要對付兩個絕敵，此時全貼近了他們身旁不遠，忽然聽得那個叫大楊的車把式說道：「老何這可是命裏該當，我們今夜竟自會來到這裏過夜，老何，夜裏若是出些事，或是把這兩車貨丟了，咱們誰也別想活了，這地方上不挨村，下不落店，只要出一點事，咱們哥兩個應付得了還可以活下去，如要是一個招呼不下來，我們哥兩個好了一場，爽快的死在一處吧！」那老何把眼皮一翻，向那大楊說道：「好喪氣！我們出來做什麼來了，出來辛辛苦苦爲的是養家肥己，家也沒養成，連自己命全混丟了，真給在外跑的哥兒們丟人現眼，大楊！把胸口挺起來別含糊了，就是孤魂冤鬼我還沒把他們看在眼內，在這裏我覺着比住店舒服，我從來對什麼人也不肯放心，就放心我自己，車子守在眼前，我自己看着，再出了差錯，那真是天意該當了。」這時鐵鈴雙花承潤聽這兩個車把式瘋言瘋語，暗含着話風中，竟帶着和我們挑戰之意，鐵鈴雙花承潤想一心先懲置這兩個車把式，看透了他們定是敵黨差派來的心腹，故意弄這些手段，鐵麟公子定然已經被他兩人中途用手段移挪到別處，交付他們同黨，說不定已經離開巴安地面，花承潤立刻從樹後往前一閃身，手掌揚出，用一枚青銅錢將左邊挑的紙燈籠打破，燈焰應手而滅，那車把式大楊怪叫着跳了起來，可是花承潤二次又發出錢鏢，把那一隻燈籠也打滅，那個老何也喊着：「大楊這可真是邪性事，兩隻燈籠怎麼全滅了！」那車把式大楊往大車那邊一蹶，瘋了過去，伸手從車轅下拉出一口刀來，口中却在喊着：「相好的！不必再弄這種手段了，你就認栽吧，瞪眼叫你看你全

看不出來，現在，想和我們弟兄弄手段一點用處沒有，相好的！貨物現在已經運過巴安，有本事到北京城那裏比劃去。」鐵鈴叟花承潤一聽這小子好大的口氣，他居然敢明着和你叫陣，鐵鈴叟花承潤從樹後望前一蹀身，那個車把式老何也退向大車旁，把兵刃拉到手中，花承潤蹀身出來，厲聲叱道：「狂徒！來在雪山道上，竟敢這麼逞兇做惡，不把鐵鱗公子好好的交出，你們休想逃出手心，狂徒們你認爲手段高明，可是巴安以南早有人等候你們了。」花承潤望前一蹀身，竄過去右掌往外一遞，照着那大楊面門打去，那大楊哈哈一笑，往左一偏頭，掌中刀已然掄起，往鐵鈴叟花承潤的腕子上便削，花承潤右掌往回一撤，左掌已然從下面穿出，甩掌向大楊的小腹上便擊，大楊的刀往上封上去，跟着左脚往後一滑，一帶掌中刀，刀身一轉，竟向花承潤的左臂橫截，花承潤早已料到這兩個趕車的是辦案的能手，喬裝改扮，此時一動手，果然所料不差，見他的刀到，右臂往橫下一展，右掌駢食中二指向大楊的右臂肩井穴上點來，鐵鈴叟花承潤這種手法，迅捷異常：這大楊識得這種手法的厲害，他急忙撤步，抽招，身形往後盤旋，那老何竟自在這時猛從身後襲過來，遞刀向鐵鈴叟花承潤背後便扎，花承潤二指點空，背後的刀到，右脚反往右一上步，身軀向右一掄，身軀已然半轉過來，老何的刀順着鐵鈴叟花承潤的左脅下扎空，可是鐵鈴叟花承潤左臂向後一展，一掌向老何的右臂「曲池穴」劈來，老何身軀往下一矮，刀已撤回，「推窗望月」式，往上一反刀，用刀刃子橫截鐵鈴叟的右臂，鐵鈴叟花承潤上半身往後一沉，左足飛起，橫身踩着脚，竟向老何的左肋下踹來，老何身形望後一帶，一個盤旋，由左往後一翻身，竟把這一脚閃開，那大楊在這時早又撲過來，掄掌中刀向鐵鈴叟花承潤斜肩帶背就劈，就在他刀往下一落，背後有人喝叱了聲：「好猴兒崽子們

敢以多爲勝。」大楊刀才待往下落，腦後這股子風聲到，他拚着命的用力一擰身，把砍出去的刀勢猛帶回來，從左一翻身，背後正是飛虎旗陶義，一桿鐵旗扎了下來，居然被大楊閃開，可是大楊這時刀帶回來，猛然照飛虎旗陶義的左肩頭猛刺，飛虎旗陶義鐵旗砸空，大楊的刀到，飛虎旗陶義猛地把掌中鐵旗往上一翻，跟大楊的刀迎了個正着「噹」的一聲，一溜火星，大楊的刀被崩起三尺多高來，大楊覺得虎口發熱，他往後一斜身，騰身蹶起，竟竄上了頭裏那輛貨車，飛虎旗陶義喝了聲：「小子你往那兒走。」往下一矮身，猛撲過來，那大楊猛喝了個「打」字，一隻三稜鏢竟向飛虎旗胸前打到，陶義把掌中鐵旗往左一拔，竟把這隻三稜鏢打落地上。這時鐵鈴叟花承潤跟老何動着手，老何見大楊撤身退回貨車，他竟也騰身蹶起，竄到第二輛車頂子上，鐵鈴叟花承潤喝聲：「狂徒你還想逃麼。」一矮身，一個猛虎出洞式，竟自猛撲過來，這老何也喊了個「打」字，一揚手連續打出兩隻鋼鏢，鐵鈴叟花承潤身形雖然蹶起，可是沒往高處竄只塌着地面拔起尺許，他暗器發出，鐵鈴叟花承潤氣往下一沉，脚一着地，他這兩隻鏢到，鐵鈴叟身軀往左一偏，上邊這隻鏢擦着右肩頭打過去，奔下邊這隻鏢，鐵腕輕舒，也給打落地上。這時花承潤却怒喝了聲：「狂徒敢暗算你三爺！」身軀又往前一蹶可是隨着蹶身之勢，右掌一揚。一連打出四枚青銅錢，那老何「鶴子鑽天」勢，身形拔起，四枚青銅錢全從他腳底下打過去，他身形往下一沉，鐵鈴叟花承潤大喊了聲：「你再嚐這個！」跟着嘩囉一聲，一支鐵虎撐脫手打出，那老何身軀懸空，那還躲得開，還算他武功實有真傳，身軀用力往後一仰，這隻虎撐打在他右肩頭上，車把式身軀向後倒去，竟把他摔在了這輛貨車下，可是那車把式大楊，竟自把他架起來，疾向林外逃去，鐵鈴叟花承潤一蹶身，竄到貨車後，把虎

撐檢起，飛虎旗陶義，這時也蹀身到花承潤近前，方說了聲：「怎麼鐵老師和他徒弟文瀾全不見了？」鐵鈴叟花承潤道：「這却用不着我們担心，我們索性還是跟綴這兩個喬裝改扮的車夫，倒看他能够逃到那裏。」花承潤一轉身，就往樹林的北邊一蹀，這停身的所在，正是這樹林的緊裏邊，往外追趕得穿着好幾排樹木，花承潤往樹林前一落時，突然聽得迎面大樹後邊有人冷笑一聲道：「逆黨們，打得如意算盤，可惜已是釜底之魚，你們想脫身逃走麼？」花承潤一抬頭，喝聲：「什麼人敢跟花三爺口出狂言？」剛要往樹林裏蹀身查看，猛然聽得偏左邊一株大樹後更有人招呼道：「逆黨們你再回頭看看，這就是你們葬身之地。」鐵鈴叟花承潤不敢輕信林中的話，恐怕他是詐語，飛虎旗陶義已然一斜身，竟自哦了聲，大聲招呼道：「花三爺這羣猴崽子們全有這種手段。」說着話，他竟自擰身一蹀，貼着樹木邊上，往南撲過去，可是這時那兩輛大車上面，竟被人拋擲了兩三支燃燒的火把，趕情這兩輛車上，所裝載的貨物，內中竟夾着許多火藥，只這剎那間，已經轟轟的燃燒起來，火星四濺，烈焰飛騰，貼近大車的幾棵樹，已經被燃燒着，飛虎旗陶義他是看到了有兩人悄悄的闖進來，拋擲了火把之後，翻身逃去，飛虎旗陶義緊追過來，蹀着北面樹林，還有三四丈遠，突然聽得裏面有人招呼道：「相好的回去罷！這沒有你走的道路。」飛虎旗陶義就知道有人暗算趕忙把身形往回下一蹀，樹林內唰唰的射出四五條利箭來，這時樹木越發着的多了，樹林當中烟火騰騰迷漫的稍快些，就辨不清一切，飛虎旗陶義大聲招呼道：「花三爺這我們可得散開手對付這般喪心病狂之徒了。」他把掌中的飛虎旗，很迅捷的搖動，把旗身完全展開，往前一蹀身，用這桿鐵旗，撥打林中射出來的利箭，虎飛旗陶義以一身精純的工夫，要想對付樹林埋伏的暗箭尙還不致費事，可

是就在他向鐵鈴叟花承潤打招呼間，那北邊一片樹木，同時烈焰飛騰，火光大起，完全燃燒起來，帶着許多松脂油的火把，拋在了樹帽子上，青枝綠葉的樹木，也一樣燃燒起來，尤其是這種濕潤的樹木，被烈火一燒，這股子濃煙，就令人難忍，飛虎旗陶義往南邊連逃了兩次，始終沒闖出來，那邊鐵鈴叟花承潤也是照樣的被樹林外埋伏的箭手們襲擊着，飛虎旗陶義身形折轉來，往鐵鈴叟花承潤身旁一落，招呼道：「花三爺我們就這麼被困在猴崽子們之手麼；我們從東南往外闖？」這兩人立刻一斜身，就往東南角這邊撲過來，可是外面嗚嗚的警笛連鳴了三聲，這邊，利箭如雨，並且火勢轉着燃燒過來，若容火勢四面接連，再想往外退，可就難了，就在這時，突然東南角這邊樹林外，一陣叱咤喝罵之聲，跟着在一株大樹頂子上，陡現一人，大聲招呼道：「花三弟，陶老師，你們這裏來。」在火光熊熊中，望到樹頂子上這人，竟是大雪山玉冰嶂的領袖海天一鶴朱大悲，花承潤在羞愧異常之下只得飛身撲向這株大樹前，這時朱大悲已經一轉身，如同飛身凌空，騰身蹀起，從樹頂子上竄起兩丈多高來，形如一隻巨鳥向外撲去，這時更在那樹幹後有人招呼道：「二位老師隨我來。」樹隙中突現一人，正是那金剛掌鐵松雲，飛虎旗陶義，鐵鈴叟花承潤精神一振，各自一蹀身，竄到樹幹旁，金剛掌鐵松雲已經轉身在頭前引路，並不一直的往樹林外走，穿着樹林當中，往南轉過數丈來，才一斜身，往樹林外竄去，花承潤陶義跟蹤向外闖，一出樹林，眼中所望到的離開樹林前四五丈外，一隊隊的官兵，各執着刀槍弓箭，密佈四週，一位武官督率着大隊的官兵，正在指揮着，叫官兵往前撲，後面的弓箭手，掩護着他們，金剛掌鐵松雲在頭裏却大喊一聲，這真是逼人太甚，我倒要看看有多少不怕死的，他喝喊中，身形蹀起，先撲奔指揮官兵的武官，這時有十幾名弓箭手，

亂箭齊發向這三人的身上射來，可是也在同時，那海天一鶴朱大悲身形已經落在了官兵弓箭手的當中，這位老俠客一舉手之間，官兵已被推倒了三四名，那個帶兵的武官，手底下却也會些功夫，惟獨看到了所關出來的人，十分厲害，這位武官撤腰刀猛撲過來，飛虎旗陶義怒叱了聲：「利慾薰心之徒，你們助紂爲虐，今夜給你們報應吧！」這位武官一刀向飛虎旗陶義的左肩頭猛砍過來，陶義用掌中的鐵旗向外一撥，鐵旗順勢往外一送，向他右乳下猛戳去，就在同時，縱官兵後面飛躍起一人，身形巧快，落到了武官的身旁，掌中執一口摺鐵刀，向飛虎旗陶義這桿鐵旗上猛砍下來，身形擺的疾，刀落的更是勁疾有力，陶義身驅往下一矮，鐵旗往後一帶，轉身反打，風右臂隨旗向來人的右肩頭後便砸，可是竟有比陶義來的更快，一條身影快似飄風，竟來到使摺鐵刀的身後，雙掌一抖，喝聲去吧！這兩掌完全反着兜在他的背上，把這人身驅打的飛起三四尺高，向丈餘外地上落去，那武官自知力有未敵，翻身往後退時，被這來人往左上步，伸右掌把這武官的背後抓住，往後一帶，右手已把他的一口倭刀打落地上，身軀却被這人舉起，猛喝了聲：「貪心不足的東西，給我去吧！」一抖手，把這武官向官兵的隊內猛拋過去，官兵一陣嘩亂中，這裏飛虎旗陶義鐵鈴叟花承潤騰身一躍，已經竄出官兵隊內，動手連傷兩人的正是海天一鶴朱大悲，此時也趕到陶義花承潤的身旁，却很急促的說：「危機一髮，趕緊撲奔西南，鐵麟公子或者還不致被他擄劫出境。」陶義，花承潤再想問話時，朱大悲已經一連兩縱身，竟自往北黑影中隱去，鐵松雲這時正在殺傷了許多名官兵，也撲了過來，和飛虎旗陶義，鐵鈴叟花承潤集合一處，那顧文瀾也隨着他師父鐵松雲的身後衝進來，花承潤招呼了聲：「鐵老師我們玉冰嶂領袖已到，他已經把這敵人的包圍衝破指示我們趕緊撲奔

西南，我們這裏不便耽擱，趕緊闖吧。」鐵松雲答了聲：「好。」立刻各自把身形展動，往西南這邊撲過來，雖則尚有沒殺散的官兵，但是那阻擋得住這般生龍活虎，立刻闖出重圍，往西南走，並不是官道，儘是一處處荒涼小徑，到處有叢林密菁，出來有半里多地，後面的官兵已經沒有再追趕的了，花承潤等把脚步略微放慢，金剛掌鐵松雲向飛虎旗陶義，鐵鈴叟花承潤問道：「玉冰嶂首領可有指示，鐵麟公子究竟落在什麼地方？我們撲奔西南，倒是奔那裏？」鐵鈴叟花承潤道：「首領並沒說出一定的地名來，我想前途必有我們的人。」正說話間，橫穿過一條小道，從一片葦塘中猛竄出一條黑影，往小道當中一落，這人竟自發話道：「叛徒們過於猖狂，焦鵬遠等候多時。」花承潤等各往旁一縱身，打暈來人，此人大約有四旬左右，中等身材，黑影中辨不清面貌，穿着一身短衣，手中擎着一對鳳翅鏢，飛虎旗陶義聽得此人自報姓名，更看他手中所持的兵刃，認出他是成名在西北各省的鳳翅鏢威震武林，早年在關中一帶鏢行中得闖出個「萬兒」來，後來因為走鏢失事，拆了「萬兒」棄鏢行，隱姓埋名，已經有好多年，見不得他的蹤跡，想不到他已經投身在清廷作了大內的武士，此人這一現身，他手下尚有一般，厲害的黨羽必也要跟隨下來，飛虎旗陶義頭一個縱身過去，打着招呼道：「朋友想不到今日竟在這裏能夠和你相遇，焦老師你的鳳翅鏢名震西北，陶某久仰大名，您如肯在這裏賜教，陶某願意在你鳳翅鏢下領教幾招，不過我有兩句話，要向焦老師領教。」這時對面的人答道：「朋友你是何人，請你先亮出「萬兒」來，我焦鵬遠也好領教。」飛虎旗一抬手，從右肩頭把鐵旗撤下來，說道：「江湖路上的小卒，本不足稱名道姓，既是尊駕相問，倘不好不奉告了，在下名陶義，當年在江湖道上也和焦老師吃過一樣的飯，現在依然流落江湖，那如你焦老

師竟得了發蹟，焦老師你春風得意，爲我們練武的增光不少，不過此次焦老師你到這條路上來，所對付的人不知道跟焦老師你有什麼深仇大怨，你對這亡明後裔，下這種毒手，唐王閩中事敗，只遺留下這個根苗，大清國得了大明的天下，當然要對於大明遺族要消滅淨盡，好保住他得到手中的這片錦繡江河，焦老師！你明明是大漢子孫，現在雖則是天意該當，無法挽回，但是焦老師你也應該想想，我們就是不能報大明朝雨露之恩，也不應該在他國破家亡之下，就這樣絲毫不爲亡明子孫留餘地居心何忍！」這焦鵬遠冷笑一聲道：「朋友你大約就是武林中久已聞名的飛虎旗陶老師麼？你這片大仁大義的話，說來固然是叫姓焦的無法回答，不過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識時務者爲俊傑，現在天下已然平定，四海相安，這些人不達時務，集聚些烏合之衆，就要和清廷抗拒，不過是早晚歸於滅亡，海天一鶴朱大悲在內地屢次倡亂，背叛朝廷，唐王與兵作亂，擾亂了數省，多少黎民百姓全死在他手內，不過是打出大明朝後裔之旗號，來圖謀他自己的癡心妄想，如今兵敗之後，他妻子逃出閩中，朱大悲竟敢收容這般餘孽，足見他野心不死，朝廷已知是心腹之患，此次不僅把唐王的妻子緝捕歸案，連那朱大悲也難逃法網，陶老師我焦鵬遠念其全是武林中同道，多少留些情面，你們要知道大清國是應天順人應運而生的真主，就不必再癡心妄想爲亡明恢復江山，你們趁早離開是非場，不必多管這些事，朱大悲等罪有應得，你又何必落個附逆之名，早晚也逃不出手去。」鐵鈴叟花承潤聽到這焦鵬遠一派狂言，忍無可忍，厲聲叱喝：「焦鵬遠你真是喪心病狂，只貪圖清廷的封賞，就敢這變昧却良心，對於大明後裔，下這種毒手，你不把鐵麟公子交還，你就休想再逃出手去。」說話間，鐵鈴叟花承潤把掌中的虎撐一擺動嘩囉一響，立刻揉身而進，直撲鳳翹鐵焦鵬遠，焦鵬遠

往旁一撤身。冷笑一聲道：「原來你這逆黨也在這裏，花承潤今夜休想再逃出焦鵬遠之手。」身形往旁一撤，右手鳳翎鐵向外一展，奔鐵鈴叟花承潤的右肋便削，花承潤虎撐往起一翻向鳳翎鐵上猛擦上來，焦鵬遠鳳翎鐵往起一提，右肩頭往後一甩，「燕底偷桃」右手的鳳翎鐵竟向花承潤的胸膛點來，花潤承左脚往外一滑，一個「鴿子翻身」式，隨着翻身旋轉之勢，往起一蹀，已經竄到焦鵬遠的背後，虎撐向他脊背猛砸，這焦鵬遠右脚往前一上步，身軀斜着往左一翻，鳳翎鐵猛翻回來，帶着風聲，竟向鐵鈴叟花承潤的右肩頭猛劈下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雪山四俠 一冊售價

著作者 鄭 證 因

出版者 元 昌 印 書 館

成都北路八一弄

發行者 元 昌 印 書 館

總經理 正 氣 書 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635B

